

封神傳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2B

# 封神傳序

孟子曰：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何爲乎辟紂哉？辟紂之暴虐無道也。聞文王善養老，二老俱歸。周文王之遇太公，載以後車，尊以賓師。文王薨，武王事之亦然。太公與周公經理天下，周公以文，太公以武。商紂荒淫日甚，寵妲己亡國之妖，設炮烙以殺諫諍之士，開酒池肉林，以糜費物力；聚鹿臺之財，斂鉅橋之粟，民不聊生，死亡略盡。太公由是佐武王伐紂，救民於水火之中。紂兵七十二萬，非不衆且強也；太公鷹揚燹伐，前徒倒戈，商紂自焚，斬妲己於旗下，其飛廉惡來之屬，又與周公驅而誅之。太公之勳勞，豈不赫奕矣乎！武王既定天下，分封一千八百國，首封太公於齊，周公於魯，析圭擔爵，位居五等之上。其伐紂也，爲堂堂正正之師，何嘗有陰謀詭秘之說？如封神演義一書所云者，且怪力亂神，四者皆夫子所不語，而書中所載，如哪吒、雷震之流，其人既異；土行孫、楊戩七十二變之幻，其事更奇，怪誕不經，似當斥於仲尼之門者。或曰：太公導武王伐紂，是以下殺上也。伯夷叩馬，直曰弑君。當時紂惡雖稔，周德雖著，而守關扼塞之臣，懷才挾術之士，羣起而與太公抗。此見湯之明德，尙未泯於人心，使

商紂苟能痛革前非，勤修政事，轉危爲安，如反掌耳。況又有比干聞仲，諸賢以佐之，吾未見姜尚之必捷也。子何以右之？若是，余應之曰：伯夷叩馬之時，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伯夷之志，欲全萬世君臣之義；太公之志，欲誅一代殘賊之夫。志不同而道同也。且周公之治魯也，尊賢而親親；太公之治齊也，尊賢而尚功。治不同而道同也。太公之本末，彰彰如是！此書直與水滸、西遊、平妖、逸史一般詭異，但覺新奇可喜，怪變不窮。以之消長夏，祛睡魔而已。又何必究其事之有無哉！又何必論其文之優劣哉！康熙乙亥午月望後十日長洲褚人穫學稼題於四雪草堂

# 封神傳目錄

## 卷一

- |     |          |
|-----|----------|
| 第一回 | 紂王女媧宮進香  |
| 第二回 | 冀州侯蘇護反商  |
| 第三回 | 姬昌解圍進妲己  |
| 第四回 | 恩州驛狐狸死妲己 |
| 第五回 | 雲中子進劍除妖  |
| 第六回 | 紂王無道造炮烙  |
| 第七回 | 費仲計廢姜皇后  |
| 第八回 | 方弼方相反朝歌  |
| 卷二  |          |
| 第九回 | 商容九間殿死節  |
| 第十回 | 姬伯燕山收雷震  |

目錄



314834

第十一回

姜里城囚西伯侯

第十二回

陳塘關哪吒出世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磯

第十四回

哪吒現蓮花化身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

第十六回

子牙火燒琵琶精

第十七回

蘇妲己置造蠱盆

第十八回

子牙諫主隱磻溪

第十九回

伯邑考進貢贖罪

卷三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費尤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第二十六回 妲己設計害比干  
第二十七回 太師回兵陳十策  
第二十八回 西伯兵伐崇侯虎  
第二十九回 斬侯虎文王托孤  
第三十回 周紀激反武成王

## 卷四

- 第三十一回 聞太師驅兵追襲  
第三十二回 黃天化潼關會父  
第三十三回 黃飛虎泗水大戰  
第三十四回 飛虎歸周見子牙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第三十六回 張桂芳奉詔西征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崑崙

第三十八回

四聖西岐會子牙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靈公

第四十一回

聞太師兵伐西岐

卷五

第四十二回

黃花山收鄧辛張陶

第四十三回

聞太師西岐大戰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遊崑崙山

第四十五回

燃燈議破十絕陣

第四十六回

廣成子破金光陣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

第四十八回

陸壓獻計射公明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



第五十回

三姑計擺黃河陣

卷六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營破聞仲

第五十二回

絕龍嶺聞仲歸天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將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殷洪

卷七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殷洪絕命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鋤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岐城大戰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卷八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第七十六回

鄭倫提將取汜水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炁化三清

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

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

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

## 卷九

第八十三回

三大士收伏獅象狻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臨潼關

第八十五回

鄧芮二侯歸周主

第八十六回

灑池縣五岳歸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孫夫妻陣亡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魚躍龍舟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壘

第九十一回

蟠龍嶺燒鄔文化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

卷十

第九十三回

金吒智取遊魂關

第九十四回

文煥怒斬殷破敗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紂王十罪

第九十六回

子牙發柬擒妲己

第九十七回

摘星樓紂王自焚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臺散財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歸國封神

第一百回

周天子分封列國

# 封神傳卷一

## 第一回 紂王女媧宮進香

混沌初分盤古先，太極兩儀四象懸；  
燧人取火免鮮食，伏羲畫卦陰陽前；  
少昊五帝民物阜，禹王治水洪波蠲；  
日縱妹喜荒酒色，成湯造亳洗腥羶；  
三十一世傳殷紂，商家脈絡如斷弦；  
穢污宮闈寵妲妃，薑盆炮烙忠貞寃；  
直諫剖心盡焚炙，孕婦刳剔朝涉殲；  
郊社不修宗廟廢，奇技淫巧盡心研；  
西伯朝商囚羑里，微子抱器走風煙；  
天下荒荒萬民怨，子牙出世人中仙；  
共車載歸輔朝政，三分有二日相沿；  
子天丑地人寅出，神農治世嘗百草；  
承平享國至四百，放桀南巢拯暴虐；  
紊亂朝綱絕倫紀，鹿臺聚斂萬姓苦；  
崇信姦回棄朝政，昵比罪人乃罔畏；  
皇天震怒降災毒，終日垂絲釣人主；  
文考未集大勳沒，武王善述日乾乾；  
避除獸患有巢賢，軒轅禮樂婚姻聯；  
桀王無道乾坤顛，雲霓如願後蘇全；  
殺妻誅子信讒言，愁聲怨氣應障天；  
展逐師保性何偏，沉酗肆虐如鷓鴣；  
若涉大海無邊淵，飛熊入夢獵岐田；  
武王善述日乾乾。

孟津大會八百國，取彼凶殘伐罪愆；甲子味爽會牧野，前途倒戈反回旋。  
若崩厥角齊稽首，血流漂杵脂如泉；戎衣甫著天下定，更于成湯增光研。  
牧馬華山示偃武，開我周家八百年；太白旗懸獨夫首，戰亡將士幽魂潛。  
天挺人賢號尙父，封神壇上列花箋；大小英靈尊位次，商周演義古今傳。  
成湯乃黃帝之後也；姓子氏。初帝嚳次妃蘭狄，祈於高禰，有元鳥之祥，遂生契。事唐虞爲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傳十三世，生太乙，是爲成湯。聞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個大賢；卽時以幣帛三遣使往聘之，而不敢用，進之於天子。桀王無道，信讒逐賢，而不能用，復歸之於湯。後桀王日事荒淫，殺直臣關龍逢，衆庶莫敢直言；湯使人哭之，桀王怒，囚湯於夏台。後湯得釋而歸國，出郊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聞之曰：「湯德至矣！」歸之者四十餘國。桀惡日暴，民不聊生；伊尹乃相湯伐桀。放桀於南巢。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諸侯推湯爲天子；於是湯始卽位，都於亳。元年乙未，湯在位除桀虐政，順民所喜，遠近歸之；因桀無道，大旱七年，成湯祈禱於桑林，天降大雨；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作

樂大濩。濩者護也。言湯寬仁大德，能救護生民也。在位十三年而崩，壽百歲，享國六十四年，傳至商受而止。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受辛

紂王，乃帝乙之三子也。帝乙生三子：長曰微子啟，次曰微子衍，三曰壽王。因帝乙遊於御園，領衆文武玩賞牡丹，因飛雲閣塌了一梁，壽王託梁換柱，力大無比。因首相商容上大夫梅伯、趙啟等，上本立東宮，乃立季子壽王爲太子。後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託孤與太師聞仲，隨立壽王爲天子，名曰紂王，都朝歌。文有太師聞仲，武有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國。中宮原配皇后姜氏，西宮妃黃氏，馨慶宮妃楊氏，三宮后妃皆德性貞靜，柔和賢淑。紂王坐享太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賓服。八百鎮諸侯盡朝於商。有四路大諸侯，率領八百小諸侯：東伯侯姜桓楚，居於東魯；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鎮諸侯領二百鎮小諸侯，共八百鎮諸侯屬商。紂王七年春二月，忽報到朝歌反了，北海七十二路諸侯袁福進。

等，太師聞仲奉勅征北不題。一日，紂王早朝登殿，設聚文武，但見：

瑞靄紛紛，金鑿殿上坐君王；祥光繚繞，白玉階前列文武。沉檀爨豔噴金爐，則見那珠簾高捲；蘭麝氤氳籠寶扇，且看他雉尾低回。

天子問當駕官：有奏章出班，無事朝散。言未畢，只見右班中一人出班，俯伏金階，高擎牙笏，山呼稱臣。臣商容待罪宰相，執掌朝綱，有事不敢不奏。明日乃三月十五日，女媧娘娘聖誕之辰，請陛下駕臨女媧宮降香。王曰：女媧有何功德，朕輕萬乘而往降香。商容奏曰：女媧娘娘乃上古神女，生有聖德，那時共工氏頭觸不周山，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女媧乃採五色石煉之，以補青天，故有功於百姓。黎庶立禋祀以報之，今朝歌祀此福神，則四時康泰，國祚綿長，風調雨順，災害潛消。此福國庇民之正神，陛下當往行香。王曰：准卿奏章。紂王還宮，旨意傳出。次日，天子乘輦，隨帶兩班文武，往女媧宮進香。此一回，紂王不來還好，只因進香，惹得四海荒荒，生民失業。正所謂：漫江撒下鈎和線，從此鈎出是非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天子鸞輿出鳳城，旌旄瑞色映簪纓；龍光劍吐風雲色，赤羽幢搖日月精。  
堤柳曉分仙掌露，溪花光耀翠裘清；欲知巡幸瞻天表，萬國衣冠拜聖明。



駕出朝歌南門，家家焚香設火，戶戶結綵鋪氈；三千鐵騎，八百御林，武成王黃飛虎保駕，滿朝文武隨行。前至女媧宮，天子離輦上殿焚香爐中，文武隨班拜賀畢。紂王觀看殿中華麗，怎見得？

殿前華麗，五彩金妝；金童對對執旛幢，玉女雙雙捧如意。玉鈎斜掛，半輪新月懸空；寶帳婆娑，萬對彩鸞朝斗。碧落牀邊，俱是舞鶴翔鸞；沉香寶座，造就走龍飛鳳。飄飄奇彩異尋常，金爐瑞靄；裊裊禎祥騰紫霧，銀燭輝煌。君王正看行宮景，一陣狂風透膽寒。

紂王正看此宮殿宇齊整，樓閣豐隆；忽然一陣狂風，捲起帳幔，現出女媧聖像，容貌端麗，瑞彩翩翹，國色天姿，宛然如生。真是蕊宮仙子臨凡，月殿嫦娥下世！古語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紂王一見神魂飄蕩，陡起淫心，自思：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縱有六院三宮，并無有此豔色。遂命取文房四寶，侍駕官忙取將來，獻與紂王；天子深潤紫毫，在行宮粉壁之上，作詩一首：

鳳鸞寶帳景非常，盡是泥金巧樣妝；  
曲曲遠山飛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帶雨爭嬌豔，芍藥籠姻騁媚妝；  
但得妖嬈能舉動，取回長樂侍君王。

天子作畢，只見首相商容啟奏曰：女媧乃上古之正神，朝歌之福主；老臣請駕拈香，祈福求德，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兵火甯息。今陛下作詩，褻瀆聖明，毫無虔敬之誠，是獲罪於神聖，非天子之巡幸祈請之禮。願主公以水洗之，恐天下百姓觀見，傳言聖上無德政耳。王曰：朕看女媧之容，有絕世容姿，因作詩以讚美之，豈有他意？卿毋多言，況孤乃萬乘之尊，留與萬姓觀之；可見娘娘美貌絕世，亦見孤之遺筆耳。言罷回朝，文武百官，默默點首，莫敢誰何，俱鉗口而回。有詩爲證：

鳳輦龍車出帝京，拈香釐祝女中英；  
只知祈福黎民樂，孰料吟詩萬姓驚？  
目下狐狸爲太后，眼前豺虎盡簪纓；  
上天垂象皆如此，徒令英雄歎不平。

天子駕回，陞龍德殿，百官朝賀而散。時逢望辰，三宮妃后朝君，中宮姜后，西宮黃妃，馨慶宮楊妃，朝畢而退，按下不表。且言女媧娘娘降誕，三月十五日，往火雲宮朝賀伏羲炎帝軒轅三聖而回；下得青鸞，坐於寶殿，玉女金童朝禮畢，娘娘猛抬頭，看見粉壁上詩句，大怒罵曰：殷受無道昏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詩褻我，甚是可惡！我想成湯伐桀，而王天下，享國六百餘年，氣數已盡，若不與他個報應，不見我的靈感。卽喚碧霞童子，駕青鸞往朝歌一回不題。却說二位殿下，殷郊殷洪，來參謁父

王。那殷郊後來是封神榜上值年太歲，殷洪是五穀神，皆有名神將。正行禮間，頂上兩道紅光冲天，娘娘正行時，被此氣擋住雲路。因望下一看，知紂王尚有二十八年的氣運，不可造次，暫回行宮，心中不悅。喚彩雲童兒，把後宮中金葫蘆取來，放在丹墀之下，搗去葫蘆蓋，用手指，葫蘆中有一道白光，其大如椽，高四五丈有餘。白光之上，懸出一道旛來，光分五彩，瑞暎千條，名曰招妖旛。不一時，悲風颯颯，慘霧迷迷，陰雲四合，風過數陣，天下羣妖俱到行宮，聽候法旨。娘娘吩咐彩雲，著各處妖魔且退，只留軒轅墳中三妖同候。三妖進宮參謁，口稱娘娘聖壽無疆。這三妖，一個是千年狐狸精，一個是九頭雉雞精，一個是玉石琵琶精，俯伏丹墀。娘娘曰：三妖聽吾密旨，成湯氣運黯然，當失天下；鳳鳴岐山，西周已生聖主，天意已定，氣數使然。你三妖可隱其妖形，託身宮院，惑亂君心，俟武王伐紂，以助成功，不可殘害衆生。事成之後，使你等亦成正果。娘娘分付已畢，三妖叩頭謝恩，化清風而去。正是：狐狸聽旨施妖術，斷送成湯六百年。有詩爲證：

三月中旬駕進香，吟詩一首起飛殃；  
只知把筆施才學，不曉今番社稷亡。

按下女媧娘娘分付三妖不題。且言紂王只因進香之後，看見女媧美貌，朝暮思想，寒暑盡忘，寢食俱廢，每見六院三宮，真如塵飯土羹，不堪諦視，終朝將此不放心的懷，鬱

鬱不樂。一日，駕陞顯慶殿，時有常隨在側。紂王忽然猛省，著奉御宣中諫大夫費仲，乃紂王之倖臣，近因聞太師奉勅平北海大兵遠征，戍外立功，因此上就寵費仲尤渾二人。此二人朝朝蠱惑聖聰，讒言獻媚。紂王無有不從。大抵天下將危，佞臣當道，不一時費仲朝見，王曰：「朕因女媧宮進香，偶見其容顏豔麗，絕世無雙，三宮六院，無當朕意。將如之何？卿有何策，以慰朕懷？」費仲對曰：「陛下乃萬乘之尊，富有四海，德配堯舜，天下之所有，皆陛下之所有。何患不得？這有何難？」陛下明日傳一旨，頒行四路諸侯，每一鎮選美女百名，以充王庭。何憂天下絕色不入王選乎？」紂王大悅道：「卿所奏甚合朕意。明日早朝發旨，卿且暫回。隨卽命駕還宮。畢竟不知此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紂王無道，周書亟稱之。有曰：「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弗事猶可，今竟事而褻之，宜有滅亡之禍。」獨恨首相容不能諫止，反逢迎此以開釁端，真該一棒打殺！

又評：好色者人人皆有是心，獨怪商紂好色，而思及土木偶人，可爲真好，可爲痴好。看來今人還當不起一好字，可笑！

##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

丞相金鸞直諫君，忠肝義膽孰能羣？早知侯伯來朝覲，空費傾葵紙上文。

話說紂王聽奏大喜，即時還宮，一宵經過，次日早晨，聚兩班文武朝賀畢，紂王便問當駕官：「即傳朕旨意，頒行四鎮諸侯，與朕每一鎮地方，揀選良家美女百名，不論富貴貧賤，只以容貌端莊，性情和婉，禮度閒淑，舉止大方，以充後宮役使。天子傳旨未畢，只見左班中一人應聲出奏，俯伏言曰：『老臣商容啟奏陛下：君有道則萬民樂業，不令而從；況陛下後宮美女，不啻千人，嬪御而上，又有后妃，今劈空欲選美女，恐失民望。臣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此時水旱頻仍，乃事女色，實爲陛下不取也。故堯舜與民偕樂，以仁德化天下，不事干戈，不行殺伐，景星耀天，甘露下降，鳳凰止于庭，芝草生於野，民豐物阜，行人讓路，犬無吠聲，夜雨晝晴，稻生雙穗，此乃有道興隆之象也。今陛下若取近時之樂，則目眩邪色，耳聽淫聲，沉湎冒色，遊於苑囿，獵於山林，此乃無道敗亡之象也。老臣待罪首相，位列朝綱，侍君三世，不得不啓陛下。臣願陛下進賢，退不肖，修其德，愛其民，惜其財費，重其政令，雖堯舜不過如是，又何必區區選侍，然後爲樂哉？』臣愚不識忌諱，望祈容納。」紂王沉思良久，道：「卿言甚善，朕卽免行。言罷，羣臣退朝，聖駕還宮不題。不意紂王八年夏四月，天下四大諸侯，率領八百鎮朝覲。」

於商。那四鎮諸侯：乃東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候虎。天下諸侯，俱進朝歌。此時太師聞仲不在都城，紂王寵用費仲、尤渾，各諸侯俱知二人把持朝政，擅權作威，少不得先以禮賄之，以結其心。正所謂：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內中有位諸侯，乃冀州侯姓蘇，名護。此人生得性如烈火，剛方正直，那裏知道奔競夤緣。平昔見稍有不公不法之事，便執法處分，不少假借，故此與二人俱未曾送有禮物，也是合當有事。那日二人查天下諸侯，俱送有禮物，獨蘇護並無禮單，心中大怒，懷恨於心，不題。其日，元旦吉辰，天子早朝，設聚兩班文武，衆官拜賀畢，黃門官啟奏：陛下，今年乃朝賀之年，天下諸侯，皆在午門外朝賀，聽候聖旨，發落。紂王問首相商容，容曰：陛下只可宣四鎮首領臣而君，探問民風土俗，淳龐澆競，國治邦安；其餘諸侯，俱在午門外朝賀。天子聞言，大悅道：卿言極善。隨命黃門官傳旨：宣四鎮諸侯見駕，其餘午門朝賀。話說四鎮諸侯，整齊朝服，輕搖玉珮，進午門行過九龍橋，至丹墀，山呼朝拜畢，俯伏。玉慰勞曰：卿等與朕宣猷贊化，撫綏黎庶，鎮攝荒服，威遠雷邁，多有勤勞，皆卿等之功耳。朕心喜悅。東伯侯奏曰：臣等荷蒙聖恩，官居總鎮，臣等自叨執掌，日夜兢兢，常恐不克負荷，有幸聖心，縱有犬馬微勞，不通臣子分內事，尙不足報涓涯於萬一耳！又何勞聖心

垂念臣等不勝感激！天子龍顏大喜，命首相商容、亞相比干於顯慶殿治宴相待。四臣叩頭謝恩，離丹墀前至顯慶殿，相序筵宴不題。天子退朝，至便殿宣費仲尤渾二人問曰：「前卿奏朕欲令天下四鎮大諸侯進美女，朕欲頒旨，又被商容諫止。今四鎮諸侯在此，明早召入，當面頒行。俟四人回國，以便揀選進獻，且免使臣往返，二卿意下如何？」費仲俯伏奏曰：「首相諫止探選美女，陛下當日容納，卽行停止，此美德也。臣下共知衆庶共知，天下景仰。今一旦復行，是陛下不足以取信於臣民，竊爲不可。臣近訪得冀州侯蘇護有一女，豔色天姿，幽閒貞靜，若選進宮幃，隨侍左右，堪任役使。況選一人之女，又不驚擾天下百姓，自不動人耳目。紂王聽言，不覺大悅道：「卿言極善。」卽命隨侍官傳旨宣蘇護使命來至館驛，傳旨宣冀州侯蘇護商議國政。蘇護卽隨使命至龍德殿朝見。禮畢，下伏聽命。王曰：「朕聞卿有一女，德性幽閒，舉止中度，朕欲選侍後宮，卿爲國戚，食其天祿，受其顯位，永鎮冀州，坐享安康，名揚四海，天下莫不欣羨。卿意下如何？」蘇護聽言，正色而奏曰：「陛下宮中，上有后妃，下至嬪御，不啻數千，妖冶嫵媚，何不足以悅王之耳目？乃聽左右諂諛之言，陷陛下於不義。況臣女蒲柳陋質，素不諳禮度，德容俱無足取。乞陛下留心邦本，速斬此進讒言小人，使天下後世知陛下正心修身，納言聽諫，非

好色之君，豈不美哉？紂王大笑曰：卿言甚不諳大禮！自古至今，誰不願女作門楣？況女爲后妃，貴敵天下，卿爲皇親國戚，赫奕顯榮，孰過於此？卿毋惑迷，當自裁審。蘇護聞言，不覺厲聲言曰：臣聞人言，修德勤政，則萬民悅服，四海景從，天祿永終。昔日有夏失政，淫荒酒色，惟我祖宗不邇聲色，不殖貨財，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克寬克仁，方能割正。有夏彰信兆民，邦乃其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取法祖宗，而效彼夏王，是取敗之道也！况人君愛色，必顛覆社稷；卿大夫愛色，必絕滅宗廟；士庶人愛色，必戕賊其身。且君爲臣之表率，君不向道，臣下將化之，而朋比作奸，天下事尙忍言哉？臣恐商家六百餘年基業，必自陛下紊亂之矣！紂王聽蘇護之言，勃然大怒曰：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違。况選汝一女爲后妃乎？敢以戇言忤旨，而責朕躬，以亡國之君匹朕，大不敬，孰過於此？著隨侍官拿出午門，送法司勘問正法。左右隨將蘇護拿下，轉出費仲、尤渾二人，上殿俯伏奏曰：蘇護忤旨，本該勘問，但陛下因選侍其女，以致得罪，使天下聞之，道陛下輕賢重色，阻塞言路，不若赦之歸國，彼感皇上不殺之恩，自然將此女進貢宮闈，以侍皇上。庶百姓知陛下寬仁大度，納諫容流，而保護有功之臣，是一舉兩得之意。願陛下准臣施行。紂王聞言，天顏少霽，道：依卿所奏，令彼還國，不得久羈朝歌。話說聖旨一下，迅



如烽火；卽催逼蘇護出城，不容停止。那蘇護辭朝回至驛亭，衆家將接見，慰問聖上，召將軍進朝，有何商議？蘇護大怒罵曰：無道昏君！不思量祖宗德業，聽信讒臣諂媚之言，欲選吾女進宮爲妃，此必是費仲尤渾以酒色迷惑君心，欲專朝政。我聽旨不覺直言諫諍，昏君道我忤旨，拿送法司；二賊子又奏昏君，赦我歸國，諒我感昏君不殺之恩，必將吾女送進朝歌，以遂二賊奸計。我想聞太師遠征，二賊弄權，眼見昏君必荒淫酒色，紊亂朝政，天下荒荒，黎民倒懸，可憐成湯社稷，化爲烏有，我自思若不將此女進貢，昏君必興問罪之師；若要送此女進宮，以後昏君失德，使天下人恥笑我不智；諸將必有良策教我。衆將聞言，齊曰：吾聞君不正，則臣投外國；今主上輕賢重色，眼見昏亂，不若反出朝歌，自守一國，上可以保宗社，下可以保身家。此時蘇護正在盛怒之下，一聞此言，不覺性起，竟不思維，便曰：大丈夫不可做不明白事！叫左右取文房四寶來，題詩在午門牆上，以表我永不朝商之意。詩曰：

君壞臣綱，

有敗五常；

冀州蘇護，

永不朝商。

蘇護題了詩，領家將逕出朝歌，奔本國而去。且言紂王見蘇護當面折諍一番，不能遂願，雖准費尤二人所奏，不知彼可能將女進貢深宮，以遂朕于飛之樂，正躊躇不悅，只

見得午門內臣俯伏奏曰：臣在午門見牆上冀州蘇護題有反詩十六字；不敢隱匿，伏乞聖裁。隨侍接詩鋪在御案上。紂王一見，大罵賊子如此無禮！朕體上天好生之德，不殺鼠賊，赦令歸國；彼反寫詩午門，大辱朝廷，罪在不赦。卽命宣殷破敗、晁田、魯雄等，統領六師，朕須親征，必滅其國，當駕官隨宣魯雄等見駕。不一時，魯雄等朝見，禮畢。王曰：蘇護反商，題詩午門，甚辱朝綱，情殊可恨！法紀難容，卿等統人馬廿萬爲先鋒，朕親率六師，以聲其罪。魯雄聽罷，低首暗思：蘇護乃忠良之士，素懷忠義，何事觸忤天子，自欲親征冀州？休矣！魯雄爲蘇護俯伏奏曰：蘇護得罪於陛下，何勞御駕親征？況且四大鎮諸侯俱在都城，尙未歸國，陛下可點一二路征伐，以擒蘇護，明正其罪，自不失撻伐之威。何必聖駕遠至其地？紂王問曰：四侯之內，誰可征伐？費仲在旁出班奏曰：冀州乃北方崇侯虎屬下，可命侯虎征伐。紂王卽准施行。魯雄在側，自思：崇侯虎乃貪鄙暴橫之夫，提兵遠征，所經地方必遭殘害，黎庶何以得安？現有西伯姬昌，仁德四布，信義素著，何不保舉此人？庶幾兩全。紂王正命傳旨，魯雄奏曰：侯虎雖鎮北方，恩信尙未孚於人，恐此行未能伸朝廷威德；不如西伯姬昌，仁義素聞，陛下若假以節鉞，自不勞矢石，可擒蘇護，以正其罪。紂王思想良久，俱准奏。特旨令二侯秉節鉞，得專征伐，使命特旨到。

顯慶殿宣讀不題。只見四鎮諸侯與二相飲宴未散，忽報旨意下，不知何事。天使曰：西伯侯，北伯侯指旨。二侯出席接旨，跪聽宣讀：

詔曰：朕聞冠履之分維嚴，事使之道無兩。故君命召不俟駕，君賜死不敢違命，乃所以隆尊卑，崇任使也。茲不道蘇護，狂悖無禮，立殿忤君，紀綱已失；被赦歸國，不思自新，輒敢寫詩午門，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賜爾姬昌等節鉞，便宜行事，往懲其忤，毋得寬縱，罪有攸歸。故茲詔示汝往。欽哉謝恩。

天使讀畢，二侯謝恩平身。姬昌對二丞相三侯伯言曰：蘇護朝商未進殿庭，未參聖上；今詔旨有立殿忤君，不知此語何來？且此人素懷忠義，累有軍功，午門題詩，必有詐僞；天子聽信何人之言，欲伐有功之臣，恐天下諸侯不服，望二位丞相明日早朝見駕，請察其詳。蘇護所得何罪？果言而正，伐之可也；倘言而不正，合當止之。比干言曰：君侯之言是也。崇侯虎在傍言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今詔旨已出，誰敢抗違？況蘇護題詩午門，必然有據，天子豈無故而發此難端？今諸侯八百，俱不選王命，大肆猖獗，是王命不能行於諸侯，乃取亂之道也！姬昌曰：公言雖善，是執其一端耳！不知蘇護乃忠良君子，素秉丹誠，忠心爲國，教民有方，治兵有法，數年以來，並無過失。今天子不知爲誰人迷

惑興師問罪於善類，此一舉恐非國家之祥瑞；只願當今不事干戈，不行殺伐，其樂堯天，况兵乃凶象，所經地方必有驚擾之虞；且勞民傷情，窮兵黷武，師出無名，皆非盛世所宜有者也。崇侯虎曰：公言固是有理，獨不思君命所差，概不由己。且煌煌天語，誰敢有違，以自取欺君之罪。姬昌曰：既如此，公可領兵前行，我兵隨後便至。當時各散，西伯侯對二丞相言：侯虎先去，姬昌暫回西岐，領兵續進。遂各辭散不題。次日，崇侯虎下教場，整點人馬，辭朝起行。且言蘇護離了朝歌，同衆士卒不一日回到冀州。護之長子蘇全忠，率領諸將出郭迎接。其時父子相會進城，帥府下馬，衆將到殿前見畢。護曰：當今天子失政，天下諸侯朝覲，不知那一個奸臣，暗奏吾女姿色，昏君宣吾進殿，欲將吾女選立宮妃？彼時被我當面諫諍，不意昏君大怒，將我拿問忤旨之罪，當有費仲、尤渾二人保奏，將我赦回，欲我送女進宮。彼時心甚不快，偶題詩句於午門，而反商。此回昏君必點諸侯前來問罪，衆將官聽令，且將人馬訓練，城垣多用滾木砲石，以防攻打之虞。諸將聽令，日夜隄防，不敢稍懈，以待廝殺。話說崇侯虎領五萬人馬，卽日出兵，離了朝歌，望冀州進發。但見：

轟天砲響，震地鑼鳴；轟天砲響，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鑼鳴，萬仞山前丟霹靂。旛幢

招展，三春楊柳迎風；號帶飄揚，七夕彩雲蔽月。刀鎗閃灼，三冬瑞雪鋪銀；劍戟森嚴，九月秋霜蓋地。騰騰殺氣鎖天台，隱隱紅雲遮碧岸。十里汪洋波浪滾，一座兵山出土來。

大兵正行，所過府州縣道，非止一日；前哨馬來報：人馬已至冀州，請千歲軍令定奪。侯虎傳令安營，怎見得：

東擺蘆葉點鋼鎗，南擺月樣宣花斧，西擺馬鬣鴈翎刀，北擺黃位硬柄弩；中央戊己按勾陳，殺氣離營四十五。陣門下按九宮星，大寨暗藏八卦譜。

侯虎安下營寨，早有報馬報進冀州。蘇護問曰：是那路諸侯爲將？探事回曰：乃北伯侯崇侯虎。蘇護大怒曰：若是別鎮諸侯，還有他議；此人素行不道，斷不能以禮解釋。不若乘此大破其兵，以振軍威。且爲萬姓除害。傳令點兵，出城廝殺。衆將聽令，各整軍器出城，一聲砲響，殺氣振天。城門開處，將軍馬一字擺開。蘇護大叫曰：傳將進去，請主將轅門答話。探事馬飛報進營，侯虎傳令整點人馬。只見門旗開處，侯虎坐逍遙馬，統領衆將出營，展兩桿龍鳳綉旗，後有長子崇應彪，壓住陣脚。蘇護見侯虎飛鳳盔，金鎖甲，大紅袍，玉束帶，紫驕駟，斬將大刀，擔於鞍轎之上。蘇護一見馬上欠身曰：賢侯別來無恙？

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禮；今天子無道，輕賢重色，不思量留心邦本，聽讒佞之言，強納臣子之女爲妃，荒淫酒色，不久天下變亂。不才自各守邊疆，賢侯何故興此無名之師？崇侯聽言大怒曰：你忤逆天子詔旨，題反詩於午門，是爲賊臣，罪不容誅。今奉詔問罪，當早肘膝轅門，尙敢巧言支吾，持兵貫甲，以聘其強暴哉？崇侯回顧左右：誰與我擒此逆賊？言未了，左哨下有一將，頭帶鳳翅盔，黃金甲，大紅袍，獅蠻帶，青驄馬，厲聲而言曰：待末將擒此叛賊。連人帶馬，滾至軍前。這壁廂有蘇護之子蘇全忠，見那陣上一將當先，刺斜裏縱馬搖戟曰：慢來！全忠認得是偏將梅武。梅武曰：蘇全忠，你父子反叛，得罪天子，尙不倒戈服罪，而欲強抗天兵，是自取滅族之禍矣！全忠拍馬搖戟，劈胸來刺，梅武手中斧劈面相迎，但見：

二將陣前交戰，鑼鳴鼓響，人驚，該因世上動刀兵，致使英雄相馳騁。這個那分上下，那個兩眼難睜；你拿我凌煙閣上標名，我捉你丹鳳樓前畫影。

斧來戟架，繞身一點鳳搖頭；戟去斧迎，不離腮邊過頂額。兩馬相交，二十回合，早被蘇全忠一戟刺梅武於馬下；蘇護見子得勝，傳令擂鼓。冀州陣上，大將趙丙、陳秀貞，縱馬輪刀殺將來；一聲喊起，只殺的愁雲蕩蕩，慘霧漫漫，尸橫遍野，血濺成渠。侯虎麾下金

葵黃元濟崇應彪，且戰且走，敗至十里之外。蘇護傳令鳴金收兵，回城到帥府，昇殿坐下，賞勞有功諸將曰：「今日雖大破一陣，彼此整兵復仇，不然請兵增將，冀州必危，如之奈何？」言未畢，副將趙因上前言曰：「君侯今日雖勝，而征戰似無已時；前者題反詩，今日殺軍斬將，拒敵王命，此皆不赦之罪；況天下諸侯，非止侯虎一人，倘朝廷盛怒之下，又點幾路兵來，冀州不過彈丸之地，誠所謂以石投水，立見傾危。苦依末將愚見，一不做，二不休。侯虎新敗，不過十里遠近，乘其不備，人銜枚，馬摘轡，暗却營寨，殺彼片甲不存，方知我等利害；然後再尋那一路賢良諸侯，依附於彼，庶可進退，亦可以保全宗社。不知君侯尊意如何？」蘇護聞言大悅曰：「公言甚善，正合吾意。」卽傳令，命子全忠領三千人馬，出西門十里五崗鎮埋伏。全忠領命而去。陳秀貞統左營，趙丙統右營，護自統中營。時值黃昏之際，捲旛息鼓，人皆銜枚，馬皆摘轡，聽砲爲號，諸將聽令，不表。且言崇侯虎恃才妄作，提兵遠伐，孰知今日損兵折將，心甚羞慚，只得將敗殘軍將收聚，扎下行營，心中納悶，鬱鬱不樂。對衆將曰：「吾自行軍征伐多年，未嘗有敗，今日折了梅武，損了三軍，如之奈何？」旁有大將黃元濟諫曰：「君侯豈不知勝敗乃兵家常事？想西伯侯大兵不久卽至，破冀州如反掌耳。君侯且省愁煩，宜當保重。侯虎軍中置酒，衆將歡飲，不題。有

詩爲證：

侯虎提兵事遠征，冀州城外駐行旌；三千鐵騎摧殘後，始信當年浪得名。且言蘇護把人馬暗暗調出城外，只待劫營；時至初更，已行十里。探馬報與蘇護，護卽傳令將號砲點起；一聲響亮，如天崩地塌。三千鐵騎一齊發喊，衝殺進營，如何抵當？好生利害！怎見得：

黃昏兵到，黑夜軍臨；黃昏兵到，沖開隊伍；怎支持？黑夜軍臨，撞倒寨門；馬可立人聞戰鼓之聲，惟知倉惶奔走；馬聽轟天之炮，難分東南西北。刀鎗亂刺，那明上下交鋒？將士相迎，豈知自家別個？濃睡軍東沖西走，未醒將怎着盔甲？先行官不及鞍馬，中軍帥赤足無鞋。圍子手東三西四，拐子馬南北奔逃；劫營將驍如猛虎，沖寨軍矯似游龍。着刀的連肩拽背，着鎗的兩臂流紅；逢劍的砍開甲冑，遇斧的劈破天靈。人撞人自相踐踏，馬撞馬遍地尸橫；着傷軍哀哀叫苦，中箭將咽咽悲聲。棄金鼓旛幢滿地，燒糧望四野通紅；只知道奉命征討，誰指望片甲無存！愁雲直上九重天，一派敗兵隨地擁。

只見三路雄兵，人人驍勇，個個爭先；一片喊殺之聲，沖開七層圍子，撞到八面虎狼，單



言蘇護一騎馬一條鎗，直殺入陣來，捉拿崇侯虎。左右營門，喊聲振地。崇侯虎正在夢中，聽見殺聲，披袍而起，上馬提刀，沖出帳來；只見燈光影裏，看蘇護金盔金甲，大紅袍，玉束帶，青驄馬，火龍鎗，大叫曰：侯虎休走，速下馬受縛！攔手中鎗劈心刺來，崇侯虎心慌，將手中刀對面來迎，兩馬交鋒，正戰時，只見這崇侯虎長子應彪，帶領金葵、黃元濟，殺將來助戰。崇營左糧道門趙丙殺來，右糧道門陳秀貞殺來；兩家混戰，夤夜交兵。怎見得：

征雲籠地戶，殺氣鎖天關；天昏地暗排兵，月下星前布陣。四下裏齊舉火把，八方處亂滾燈毬；那營裏數員戰將廝殺，這營中千匹戰馬如龍。燈影戰馬，火映征夫；燈影戰馬，千條烈焰照貔貅；火映征夫，萬道紅霞籠獬豸。開弓射箭，星前月下吐寒光；轉背輪刀，燈裏火中生燦爛。鳴金小校，慄慄二目竟難睜；擂鼓兒郎，漸漸雙手不能舉。刀來鎗架，馬蹶下人頭亂滾；劍去戟迎，頭盔上血水淋漓。鎚鞭並舉，燈前小校盡傾生；斧鏑傷人，目下兒郎都喪命。喊聲震地自相殘，哭泣蒼天連叫苦；只殺得滿營炮響，沖霄漢，星下無光斗府迷。

話說兩家大戰，蘇護有心劫營，崇侯虎不曾防備。冀州人馬，以一當十。金葵正戰，早被

趙丙一刀砍於馬下；侯虎見勢不能支，且戰且走。有長子應彪保父，殺一條路逃走；好似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冀州人馬，凶如猛虎，惡似豺狼，只殺的尸橫遍野，血滿溝渠。急忙奔走，夜半更深，不認路途而行；只得保全性命。蘇護趕殺侯虎，敗殘人馬，約二十餘里，傳令鳴金收軍。蘇護得全勝回冀州。單言崇侯虎父子領敗兵，迤邐望前正走；只見黃元濟孫子羽催後兵起來，並馬而行。侯虎在馬上叫衆將言曰：「吾自提兵以來，未嘗大敗；今被逆賊暗劫吾營，黑夜交兵，未曾準備，以致損折軍將。此恨如何不報？吾想西伯侯姬昌自在安然，違逆旨意，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真是可恨！」長子應彪答曰：「軍兵新敗，銳氣已失；不如按兵不動，遣一軍催西伯侯起兵，前來接應，再作區處。」侯虎曰：「我兒所見甚明；到天明收住人馬，再作別議。」言未畢，一聲炮響，喊殺連天，只聽得叫崇侯虎快快下馬受死！侯虎父子衆將急向前看時，見一員小將，束髮金冠，金抹額，雙搖兩根雉尾，大紅袍，金鎖甲，銀合馬，畫杆戟，面如滿月，唇若塗朱，厲聲大罵崇侯虎，吾奉父親之命，在此候爾多時，可速倒戈受死！還不下馬，更待何時？侯虎大罵曰：「奸賊子！你父子謀反，忤逆朝廷，殺了朝廷命官，傷了天子軍馬，罪孽如山，寸磔如尸，尙不足以贖其辜；偶爾晝夜中賊奸計，輒敢在此耀武揚威，大言不慚。不日天兵一到，汝父子死無葬身。」

之地。誰與我拿此反賊？黃元濟縱馬舞刀，直取蘇全忠。全忠用手中戟對面相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

刮地寒風聲颯颯，滾滾征塵飛紫雪；唳唳撥撥馬蹏鳴，叮叮噹噹袍甲結。齊心刀砍錦征袍，舉意鎗刺連環甲；只殺的搖旗小校，手連顛；搗鼓兒郎，鎗亂匝。

二將酣戰，正不分勝負；孫子羽縱馬舞叉，雙戰全忠。全忠大喝一聲，刺子羽於馬下；全忠復奮勇來戰侯虎，侯虎父子雙迎上來，戰住全忠。全忠抖擻神威，好似弄風猛虎，攪海蛟龍，戰住三將。正戰間，全忠賣個破綻，一戟把崇侯虎護腿金甲挑下了半邊；侯虎大驚，將馬一夾，跳出圍來，往外便走。崇應彪見父親敗走，意急心慌，慌了手脚，不提防被全忠當心一戟刺來，應彪急閃時，早中左臂，血淋袍甲，幾乎落馬。衆將急上前架住，救得性命，望前逃走；全忠欲要追趕，又恐黑夜之間，不當穩便，只得收了人馬進城。此時天色漸明，兩邊來報蘇護護令長子到前殿問曰：「可曾拿了那賊？」全忠答曰：「奉父親將令，在五崗鎮埋伏，至半夜敗兵方至；孩兒奮勇刺死孫子羽，挑崇侯虎護腿甲，傷崇應彪左臂，幾乎落馬，被衆將救逃。奈黑夜不敢造次追趕，故此回兵。」蘇護曰：「好了！這老賊孩兒且自安息。此話不題。不知崇侯虎往何路借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君臣原以道合，紂王一爲好色之言所動，致令蘇護反商，尋動干戈，生民塗炭，卒至社交不守，四海分崩，其害莫可勝言！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良有以也。又評：兵家致勝，先自知己知彼。崇侯虎恃勇而敗，敗後不自提防，致有全軍覆沒，折兵損將之恥。尙不自反，而猶致怨西伯，可謂下愚不移！

### 第二回 姬昌解圍進妲己

崇君奉敕伐諸侯，智淺謀庸枉怨尤；白晝調兵輸戰策，黃昏劫寨失前籌。  
從來女色多亡國，自古權奸不到頭；豈是紂王求妲己，應知天意屬東周。  
話說崇侯虎父子帶傷奔走一夜，不勝困乏，急收聚敗殘人馬，十停止存一停，俱是帶着重傷。侯虎一見衆軍不勝傷感，黃元濟轉上前曰：君侯何故感嘆勝負軍家常事。昨夜偶未隄防，誤中奸計；君侯且將殘兵暫行筭住，可發一道催軍文書，往西岐催西伯速調兵馬前來，以便截戰。一則添兵相助，二則可復今日之恨耳。不知君侯意下如何？侯虎聞言，沈吟曰：西伯按兵不動，坐觀成敗；我今又去催他，反便宜了他一個違逆聖旨罪名。正遲疑間，只聽前邊人馬大隊而來；崇侯虎不知何處人馬，嚇得魂不附體，魄邊空中急自上馬望前看時，只見兩杆旗幡開處，見一將面如鍋底，海下赤髯，兩道白

眉眼如金鈴帶九雲烈燄飛獸冠身穿鎖子連環甲大紅袍腰繫白玉帶騎火眼金睛獸用兩柄湛金斧此人乃崇侯虎兄弟崇黑虎也官拜曹州侯侯虎一見是親兄弟黑虎其心方安黑虎曰聞長兄兵敗特來相助幸此處相逢實爲萬幸崇應彪馬上亦欠身稱謝叔父道有勞遠涉黑虎曰小弟此來與長兄合兵復往冀州弟自有處彼時大家合兵一處崇黑虎只有三千飛虎兵在先隨後二萬有餘人馬復到冀州城下安營曹州兵在先吶喊叫戰冀州報馬飛報蘇護今有曹州崇黑虎兵至城下請爺軍令定奪蘇護聞報低頭默默無語半晌言曰黑虎武術精通曉暢玄理滿城諸將皆非對手如之奈何左右諸將應護之言不知詳細只見長子全忠上前曰兵來將當水來土壓諒一崇黑虎有何懼哉護曰汝年少不諳事體自負英勇不知黑虎曾遇異人傳授道術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中之物不可輕覷全忠大叫曰父親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孩兒此去不生擒黑虎誓不回來見父親之面護曰汝自取敗勿生後悔全忠那裏肯住翻身上馬開放城門一騎當先厲聲高叫探馬的與我報進中軍叫崇黑虎與我打話藍旗忙報與二位主帥得知外有蘇全忠討戰黑虎暗喜曰吾此來一則爲長兄兵敗二則爲蘇護解圍以全吾友誼交情令左右備坐騎卽翻身來至軍前見

全忠馬上耀武揚威。黑虎曰：全忠賢姪，你可回去，請你父親出來，我自有話說。全忠乃年幼之人，不諳事體；又聽父親說黑虎梟勇，焉肯善回？乃大言曰：崇黑虎，我與你勢成敵國；我父親又與你論甚交情？速倒戈收軍，饒你性命；不然，悔之晚矣！黑虎大怒曰：小畜生，焉敢無禮？舉湛金斧劈面砍來，全忠將手中戟急架相還；獸馬相交，一場惡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尋鬪賭，兩下交鋒誰敢阻？  
這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岡，那個如擺尾狻猊尋猛虎；  
這一個真心定要錦乾坤，那一個宴意欲把江心補。  
從來惡戰幾千番，不似將軍真英武。

二將大戰冀州城下，蘇全忠不知崇黑虎幼拜截教真人爲師，祕授一個葫蘆，背伏在脊背上，有無限神通；全忠只倚平生勇猛，又見黑虎用的是短斧，不把黑虎放在心上。眼底無人，自逞己能，欲要擒獲黑虎，須把平日所習武藝，盡行使出。戟有尖有枝，九九八十一進步，七十二開門，騰挪閃讓，遲速收放，怎見好戟：

能工巧匠費經營，老君爐裏鍊成兵；  
造出一根銀尖戟，安邦定國正乾坤。  
黃幡展三軍害怕，豹尾動戰將心驚；  
冲行營猶如大蟒，踏大寨虎蕩羊羣。  
休言鬼哭與神號，多

少兒郎輕喪命，全憑此寶安天下，畫戟長旛定太平。

蘇全忠使盡平生精力，把崇黑虎殺了一身冷汗；黑虎嘆曰：蘇護有子如此，可謂佳兒！真是將門有神！黑虎把斧一晃，撥馬便走，就把蘇全忠在馬上笑了一個腰軟骨酥。若聽俺父親之言，竟爲所誤；誓拿此人以滅我父之口！放馬起來，那裏肯捨緊走緊趕，慢走慢追；全忠定要成功，往前趕有多時。黑虎聞腦後金鈴響處，回頭見全忠起來不捨，忙把脊梁上紅葫蘆頂揭去，念念有詞，只見葫蘆裏邊一道黑烟冒出，化開如網羅大小，黑烟中有噫咽之聲，遮天映日飛來，乃是鐵嘴神鷹，張開口，劈面咬來。全忠只知馬上英雄，那曉得黑虎異術？急展戟護其身面，坐下馬早被神鷹一嘴，把眼啄了；那馬跳將起來，把蘇全忠跌了個金冠倒蹋，鎧甲離鞍，撞下馬來。黑虎傳令拿了衆軍一擁向前，把蘇全忠綁縛二臂；黑虎拿得勝鼓回營，轅門下馬。探馬報崇侯虎：二老爺得勝，生擒反臣蘇全忠，轅門聽令。侯虎傳令請黑虎上帳；見黑虎口稱長兄，小弟擒蘇全忠已至轅門。侯虎喜不自勝，傳令推來。不一時，把全忠推至帳前，蘇全忠立而不跪。侯虎道：你前夜五岡鎮，那樣英雄；今日惡貫滿盈，推出斬首示衆。全忠厲聲大叫曰：要殺就殺，何必作此威福！我蘇全忠視死輕如鴻毛，只不忍你一班奸賊，蠱惑聖聰，陷害萬民，將

成湯基業，被你等斷送了！但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耳！侯虎大怒罵曰：黃口孺子，今已被擒，尙敢聳舌。令推出斬之。方欲行刑，轉過崇黑虎，言曰：長兄，暫息雷霆，蘇全忠被擒，雖則該斬，奈他父子皆係朝廷犯官，前聞旨意，拿解朝歌，以正國法。況且護有女姐已，姿色甚美，倘天子終有憐惜之意，一朝赦其不臣之罪，那時或歸罪於我等，是有功而反爲無功也。且姬伯未至，我兄弟何苦任其咎？不若且將全忠囚禁後營，破了冀州，擒護滿門，解入朝歌，請旨定奪，方是上策。侯虎曰：賢弟之言極善，只是好了這反賊耳！傳令設宴，與你二老爺賀功，按下不表。且言冀州探馬報與蘇護，長公子出陣被擒，護曰：不必言矣。此子不聽父言，自恃己能，今日被擒，理之當然；但吾爲豪傑一場，今親子被擒，強敵壓境，冀州不久爲他人所有，却爲何來？只因生了姐已，昏君聽信讒佞，使我滿門受禍，黎庶遭殃，這都是我生此不肖之女，以遭此無窮之禍耳！倘久後此城一破，使我妻女擒往朝歌，露面拋頭，尸骸殘暴，惹天下諸侯笑我爲無謀之輩。不若先殺其妻女，然後自刎，庶幾不失丈夫之所爲。蘇護帶十分煩惱，仗劍走進後廳，只見小大姐已，盈盈笑臉，微吐朱唇，口稱爹爹，爲何提劍進來？蘇護一見姐已，乃親生之女，又非仇敵，此劍焉能舉得起？蘇護不覺含淚點頭，言曰：冤家爲你兄被他人所擒，城被他人所困，



父母被他人所殺，宗廟被他人所有，生你一人，斷送我蘇氏一門，正感嘆間，只見左右擊雲板，請老爺升殿，崇黑虎討戰，護傳令各城門嚴加防守，准備攻打，崇黑虎有異術，誰敢拒敵？急令衆將上城，支起弓弩，架起信炮灰瓶滾木之類，一應完全。黑虎在城下暗想：蘇兄你出來與我商議，方可退兵，爲何懼我，反不出戰？這是何說？沒奈何，暫且回兵。報馬報與侯虎，侯虎卽請黑虎上帳坐下，就言蘇護閉門不出。侯虎曰：可架雲梯攻打。黑虎曰：不必攻打，徒費心力；今只因其糧道，使城內百姓不能接濟，則此城不攻自破矣！長兄可以逸待勞，俟西伯侯兵來，再作區處。按下不題。且言蘇護在城內，並無一籌可展，一路可投，真是束手待斃。正憂悶間，忽聽來報：啓君侯督糧官鄭倫候令。護嘆曰：此糧雖來，實爲無益！急叫進來。鄭倫到滴水簷前，欠身行禮。鄭倫曰：末將路聞君侯反商，崇侯奉旨征討，因此上末將心懸兩地，星夜奔回，但不知君侯勝負如何？蘇護曰：昨因朝商，昏君聽信讒言，欲納吾女爲妃；吾以正言諫諍，致觸昏君，便欲問罪。不意費尤二人，將計就計，赦吾歸國，使吾自進其女；吾因一時暴躁，題詩反商。今天子命崇侯虎伐吾，連贏他二三陣，損軍折將，大獲全勝；不意曹州崇黑虎將吾子全忠拿去。吾想黑虎身有異術，勇冠三軍，吾非敵手；今天下諸侯八百，我蘇護不知往何處投託？自思

至親不過四人，長子今已被擒，不若先殺妻女，然後自盡，庶不使天下後世取笑。汝衆將可收拾行裝，往投別處，莫誤公等之前程耳。蘇護言罷，不勝悲泣。鄭倫聽言，大叫曰：君侯今日是醉了迷了癡了？何故說出這等不堪言語？天下諸侯有名者西伯姬昌，東伯姜桓楚，南伯鄂崇禹，總八百鎮諸侯，一齊都到冀州，也不在我鄭倫眼角之下！何苦自視卑弱如此！末將自幼相從君侯，荷蒙提挈，玉帶垂腰，末將願效駑駘，以盡犬馬。蘇護聽倫之言，對衆將曰：此人催糧路逢邪氣，口裏亂談，且不但天下八百鎮諸侯，只這崇黑虎曾拜異人，所傳道術，神鬼皆驚，胸藏踏畧，萬人莫敵，你如何輕視此人？只見鄭倫聽罷，按劍大叫曰：君侯在上，末將不生擒黑虎來見，把項上首級，納於衆將之前，言罷，不由軍令，翻身出府，上了火眼金睛獸，使兩柄降魔杵，放炮開城，排開三千烏鴉兵，像一塊烏雲捲地。及至營前，厲聲高叫曰：只叫崇黑虎前來見我！崇營探馬報入中軍，啓二位老爺：冀州有一將，請二爺答話。黑虎欠身曰：待小弟一往，調本部三千飛虎兵。一對旗旛開處，黑虎一人當先，見冀州城下有一簇人馬，按北方壬癸水，如一片烏雲相似。那一員將面如紫棗，鬚似金針，帶九雲烈燄冠，大紅袍，金鎖甲，玉束帶，騎火眼金睛獸，兩根降魔杵。鄭倫見崇黑虎裝束稀奇，帶九雲四獸冠，大紅袍，連環鎧，玉束帶，也

是金睛獸，使兩柄湛金斧。黑虎認不得鄭倫，叫曰：冀州來將通名。鄭倫曰：冀州督糧上將鄭倫也。汝莫非曹州崇黑虎，擒我主將之子？自恃強暴，可速獻出我主將之子，下馬受縛。若道半個不字，立爲齏粉。崇黑虎大怒，罵曰：好匹夫！蘇護違犯天條，有碎骨粉軀之禍，你皆是反賊逆黨，敢如此大膽，妄出狂言？催開坐下獸，輪手中斧，飛來直取鄭倫。鄭倫手中杵，急架相還，二獸相迎，一場大戰。但見：

兩陣咚咚發戰鼓，五彩旛幢空中舞；三軍吶喊助神威，慣戰兒郎持弓弩。二將齊縱金睛獸，四臂齊舉斧共杵；這一個怒發如雷烈燄生，那一個自小生來性情鹵。這一個面如鍋底赤鬚長，那一個臉似紫棗紅霞吐。這一個蓬萊島中斬蛟龍，那一個萬仞山前誅猛虎；這一個崑崙山上拜明師，那一個八卦爐邊參老祖。這一個學成武藝將江山整，那一個祕授道術把乾坤補；自來也見將軍戰，不似今番杵對斧。

二將相交，只殺的紅雲慘慘，白霧霏霏；兩家棋逢對手，將遇作家，來往有二十四五回合。鄭倫見崇黑虎脊背上背一紅葫蘆，鄭倫自思：主將言此人，有異人傳授祕術，卽此是他法術。常言道：打人不過先下手。鄭倫也曾拜西崑崙度危真人爲師，真人知道鄭倫封神榜上有名之士，特傳他鼻竅中二氣，吸人魂魄，凡與將對敵，逢之卽擒，故此著

他下山，投冀州，掙一條玉帶，享人間福祿。今日會戰，鄭倫把手中杵在空中一晃；後邊三千烏鴉兵，一聲吶喊，行如長蛇之勢。人人手拿撓鉤，個個橫拖鐵索，飛雲閃電而來；黑虎觀之，如擒人之狀。黑虎不知其故，只見鄭倫鼻竅中一響，響如鐘聲；竅中兩道白光，噴將出來，吹人魂魄。崇黑虎耳聽其聲，不覺眼目昏花，跌了個金冠倒豎，鎧甲離鞍；一對戰靴，空中亂舞。烏鴉兵生擒活捉，繩縛二臂；黑虎半晌方甦，定睛看時，已被綁了。黑虎怒曰：此賊好賺眼法！如何不明不白，將我擒獲？只見兩邊掌得勝鼓進城，有詩爲證：

海島名師授祕奇，英雄猛烈世應稀；神鷹十萬全無用，方顯男兒語不移。

且言蘇護正在殿上，忽聽得城外鼓響，嘆曰：鄭倫休矣！心甚遲疑，只見探馬飛報進來，啓老翁：鄭倫生擒崇黑虎，請令定奪。蘇護不知其故，心中暗想：倫非黑虎之敵手，如何反爲所擒？急傳令進來，倫至殿前，將黑虎被擒訴說一遍。只見衆士卒把黑虎簇擁至堦前，護急下殿，叱退左右，親釋其縛，跪下言曰：護今得罪天子，乃無地可容之犯臣；鄭倫不暗事體，觸犯天威，護當死罪。崇黑虎答曰：仁兄與弟一拜之交，未敢忘義，今被步下所擒，愧身無地；又蒙厚禮相看，黑虎感恩非淺。蘇護尊黑虎上坐，命鄭倫衆將來見。

黑虎曰：鄭將軍道術精奇，今被所擒，使黑虎終身悅服。護令設宴，與黑虎二人歡飲。護把天子欲進女之事，一一對黑虎訴了一遍。黑虎曰：小弟此來，一則爲兄失利，二則爲仁兄解圍，不期令郎年紀幼小，自恃剛強，不肯進城，請仁兄答話。因此被小弟擒回，在後營。此小弟實爲仁兄也。蘇護謝曰：此德此情，何敢有忘？不言。二侯進城飲酒，單言報馬進轅門來報。啓老爺，二爺被鄭倫擒去，未知吉凶，請令定奪。侯虎自思：吾弟自有道術，爲何被擒？此時略陣官言：二爺與鄭倫正戰之間，只見鄭倫把降魔杵一擺，三千烏鴉兵一齊而至；只見鄭倫鼻子裏兩道白光出來，如鐘聲響亮，二爺便撞下馬來，故此被擒。侯虎聽說，驚曰：世上如何有此異術？再差探馬打聽虛實。言未畢，報西伯侯差官轅門下馬。侯虎心中不悅，分付令來。只見散宜生素服角帶，上帳行禮畢，道：卑職散宜生拜見君侯。侯虎曰：大夫，你主公爲何偷安？竟不爲國按兵不動，違逆朝廷旨意。你主公甚非爲人臣之禮。今大夫此來，有何話說？宜生答曰：我主公言：兵者，凶器也；人君不得已而用之。今因小事，勞民傷財，驚慌萬戶；所過州府縣道，調用一應錢糧，路途跋涉。百姓有征租權稅之擾，軍將有披堅執銳之苦。因此，我主公先使卑職下一紙之書，以息烽烟；使蘇護進女王廷，各罷兵戈，不失一殿股肱之意。如護不從，大兵一至，勦叛除

奸罪當滅族。那時蘇護死而無悔。侯虎聞言，大笑曰：「姬昌自知違逆朝廷之罪，特用此支吾之辭，以求自釋。吾先到此，損兵折將，惡戰數場。那賊焉肯見一紙之書，而獻女也？吾且看大夫往冀州見蘇護如何？」如不依允，看你主公如何回旨？你且去。宜生出營上馬，逕到城下叫門。城上的報與你主公說。西伯侯差官下書，城上士卒急報上殿。啓爺，西伯侯差官在城下，口稱下書。蘇護與崇黑虎飲酒未散。護曰：「姬伯乃西岐之賢人，速令開城，請來相見。」不一時，散宜生到殿前行禮畢。護曰：「大夫今到敝郡，有何見諭？」宜生曰：「卑職今奉西伯侯之命。前月君侯怒題反詩，得罪天子，當卽勅命起兵問罪。有主公素知君侯忠義，故此按兵，未敢侵犯。今有書上達君侯，望君侯詳察施行。宜生將錦囊內書獻與蘇護，護接書開拆，書曰：

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蘇公麾下，昌聞率士之濱，莫非王臣。今天子欲選豔妃，凡公卿士庶之家，豈得隱匿？今足下有女淑德，天子欲選入宮，自是美事。足下竟與天子相抗，是足下忤君。且題詩午門，意欲何爲？足下之罪，已在不赦。足下僅知小節，爲愛一女，而失君臣大義。昌素聞公忠義，不忍坐視，特進一言，可轉禍爲福。幸垂聽焉。且足下若進女王廷，實有三利：女受宮闈之寵，父享椒房之貴，官居國戚，食祿千

鍾一利也；冀州永鎮，滿室無驚，二利也；百姓無塗炭之苦，三軍無殺戮之慘，三利也。公若執迷，三害目下至矣；冀州失守，宗社無存，一害也；骨肉有滅族之禍，二害也；軍民遭兵燹之災，三害也。大丈夫當捨小節而全大義，豈能效區區無知之輩，以自取滅亡哉？昌與足下同爲商臣，不得不直言上瀆，幸賢侯留意也。草草奉聞，立候裁決。

謹啟。

蘇護看畢，半晌不言，只是點頭。宜生見護不言，乃曰：君侯不必猶豫，如允以一書而罷兵戈，如不從卑職回覆主公，再調人馬，無非上從君命，中和諸侯，下免三軍之勞苦。此乃主公一段好意，君侯何故緘口無語？乞速降號令，以便施行。蘇護聞言，對崇黑虎曰：賢弟你來看一看，姬伯之書，實是有理，果是真心爲國爲民，乃仁義君子也！敢不如命。於是命酒管待散宜生於館舍，次日修書贈金帛，令先回西岐，我隨後進女，贖朝商罪。宜生拜辭而去，真是一封書抵十萬之師，有詩爲證：

舌辨懸河匯百川，方知君義與臣賢；數行書轉蘇侯意，何用三軍枕戟眠？

蘇護送散宜生回西岐，與崇黑虎商議。姬伯之言甚善，可速整裝，以便朝商，毋致遲延。又生他議二人欣喜，不知其女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總評：蘇全忠年少之梟勇，崇黑虎與鄭倫之異術，自是宇宙奇觀，故其自負，亦不相讓，所以立功，見全忠不取捷，良有以也。

又評：崇侯自恃橫強，致有損兵折將之慘，卽父子幾至不免。孰若西伯以一紙之書，竟挽回蘇護進女，其所全者多多矣，豈止十萬之師哉？古云：仁人之言，其利甚溥。信然！

#### 第四回 恩州驛狐狸死姐已

天下荒荒起戰場，致生讒佞亂家邦。忠言不聽商容諫，逆語惟知費仲良。

色納狐狸友琴瑟，政猶豺虎逐鸞鳳。甘心亡國爲污下，贏得人間一捏香。

話說宜生接了回書，竟往西岐不題。且說崇黑虎上前言曰：仁兄大事已定，可作速收拾行裝，將令愛送進朝歌，遲恐有變。小弟回去，放令郎進城，我與家兄收兵回國，具表先達朝廷，以便仁兄朝商謝罪，不得又有他議，致生禍端。蘇護曰：蒙賢弟之愛，與西伯之德，吾何愛此一女，而自取滅亡哉？卽時打點無疑，賢兄放心。只是我蘇護只此一子，被令兄囚禁行營，賢弟可速放進城，以慰老妻懸望。舉室感德不淺。黑虎道：仁兄寬心，小弟出去，卽時就放他來，不必罣念。二人彼此相謝出城，行至崇侯虎行營，兩邊來報。



啓老爺二老爺已至轅門。侯虎請傳令請黑虎進營，上帳坐下。侯虎曰：西伯侯姬昌，好生可惡！今按兵不舉，坐觀成敗。昨日散宜生來下書，說蘇護進女朝商，至今未見回報。賢弟被擒之後，吾日日差人打聽，心甚不安。今得賢弟回來，不勝千萬之喜。不知蘇護果肯朝王謝罪？賢弟自彼處來，定知蘇護端的。幸道其詳。黑虎厲聲大叫曰：長兄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派相傳六世，俺弟兄係同胞一本。古語有言：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賢。長兄，你聽我說：蘇護反商，你先領兵征伐，因此損折軍兵，你在朝廷，也是一鎮大諸侯，你不與朝廷幹些好事，專誘天下近於佞臣，故此天子人人怨惡。你五萬之師，總不如一紙之書。蘇護已許進女朝王謝罪，你折兵損將，愧也不愧？辱我崇門，長兄從今與你一別，我黑虎再不會你兩邊的。把蘇公子放了！兩邊不敢違令，放了全忠。上帳謝黑虎曰：叔父天恩，赦小姪再生，頂戴不盡。崇黑虎曰：賢姪可與令尊說着他速收拾行裝，毋得遲滯。我與他上表轉達天子，以便你父子進朝謝罪。全忠拜謝出營，上馬回冀州不提。崇黑虎怒發如雷，領了三千人馬，上了金眼獸，自回曹州去了。且說崇侯虎愧莫敢言，只得收拾人馬，自回本國，具表請罪不提。且言蘇全忠進了冀州，見了父母，彼此感慰。蘇護曰：姬伯前日來書，真是救我蘇氏滅門之禍，此德此恩，何

敢有忘我兒，我想君臣之義至重，君叫臣死，不敢不死；我安敢惜一女，自取敗亡哉？今只得將你妹子送進朝歌，而君謝罪，你可權鎮冀州，不得生事擾民，我不日就回。全忠拜領父言，蘇護隨進內，對夫人楊氏，將姬伯來書，勸我朝王一節，細說一遍；夫人放聲大哭，蘇護再三安慰，夫人含淚言曰：此女生來嬌柔，恐不諳事君之禮，反又惹事。蘇護曰：這也沒奈何，只得聽之而已。夫妻二人，不覺傷感一夜。次日，點三千人馬，五百家將，整備氈車，令妲己梳妝起程。妲己聞命，淚下如雨，拜別母親兄長，婉轉悲啼，百千嬌媚，真如籠烟芍藥，帶雨梨花，子母怎生割捨？只見左右侍兒苦勸，夫人方哭進府中，小姐也含淚上車，兄全忠送至五里而回。蘇護後保壓，妲己前進，只見前面打着貴人旗旛，一路上飢餐渴飲，朝登紫陌，暮踐紅塵，過了些綠楊古道，紅杏園林，見了些啼鴉喚春，杜鵑叫月，在路行程，非止一二日；逢州過縣，涉水登山，那日垂暮，已至恩州，只見恩州驛驛丞接見，護曰：驛丞收拾廳堂，安置貴人。驛丞啓老爺：此驛三年前出一妖精，以後凡有一應過往老爺，皆不在裏面安歇，可請貴人權在行營安歇，庶保無慮。不知老爺尊意如何？蘇護大喝曰：天子貴人，豈懼什麼邪魔？況有館驛，豈有暫息行營之禮？快去打掃驛中廳堂住室，毋得遲誤取罪！驛丞忙叫衆人打點廳堂內室，準備鋪陳，注香酒。

掃一色收拾停當。蘇護將姐已安置在後面內室裏，有五十名侍兒，左右服侍，將三千人馬，俱在驛外邊圍繞，五百家將，在館驛門首屯筈。蘇護在正廳上坐着，點上蠟燭。蘇護暗想：方纔驛丞言此處有妖怪，此乃皇華駐節之所，人烟湊集之處，焉有此事？然亦不可不防。將一根豹尾鞭，放在案桌之旁，剔燈展玩兵書；只聽得恩州城中，戍鼓初敲，已是一更時分。蘇護終是放心不下，乃手提鐵鞭，悄步後堂；在左右室內，點視一番。見諸侍兒并小姐寂然安寢，方纔放心。復至廳上，再看兵書，不覺又是二更，不一時將交三鼓，可煞作怪。忽然一陣風響，透人肌膚，將燈吹得滅而復明。怎見得：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  
浙凜凜寒風撲面，清冷冷惡氣侵人。  
到不能開花謝柳，多暗藏水怪山精；  
悲風影裏露雙睛，一似金燈在慘霧之中。  
黑氣叢中探四爪，渾如銅鈎出紫霞之外；  
尾擺頭搖如狴犴，獐獍雄猛似狡狴。

蘇護被這陣怪風吹得毛骨聳然，心下正疑惑之間，忽聽後廳侍兒一聲喊叫：有妖精來了！蘇護聽說後，邊有妖精，急忙提鞭在手，搶入後廳；左手執燈，右手執鞭，將轉大廳背後，手中燈已被妖風撲滅。蘇護急轉身，再過大廳，急叫家將取進燈火。來時復進後廳，只見衆侍兒慌張無措。蘇護急到姐已寢榻之前，用手揭起幔帳，問曰：我兒方纔妖

氣相侵，你會見否？姐已答曰：孩兒夢中聽得侍兒喊叫：妖精來了！孩兒急待看時，又見燈光；不知是爹爹前來，並不會看見甚麼妖怪。護曰：這個感謝天地庇佑，不會驚嚇了你，這也罷了。護又安慰女兒安息，自己巡視，不敢安寢。不知這個回話的，乃是千年狐狸，不是姐已。方纔滅燈之時，再出廳前，取得燈火來，這是多少時候了。姐曰：魂魄已被狐狸吸去，死之久矣。乃借體成形，迷惑紂王，斷送他錦繡江山；此是天數，非人力所爲。有詩爲證：

恩州驛內怪風驚，蘇護提鞭撲滅燈；  
二八嬌容今已喪，錯看妖魅當親生。

蘇護心慌，一夜不曾着枕。幸喜不曾驚了貴人，託賴天地祖宗庇佑；不然，又是欺君之罪，如何解釋？等待天明，離了恩州驛，前往朝歌而來。晚行夜往，飢餐渴飲，在路行程，非止一日。渡了黃河，來至朝歌，安下營寨。蘇護先差官進城齎本章，見武成王黃飛虎飛虎見了蘇護，進女贖罪文書，忙差龍環出城，分付蘇護把人馬筈在城外，令譚同女進城，到金亭驛安置。當時權臣費仲尤渾，蘇護又不先送禮物，嘆曰：這逆賊雖則你獻女贖罪，天子之喜怒不測，凡事俱在我二人點綴；其生死存亡，只在我等掌握之中，他全然不理我等，甚是可惡！不講二人懷恨，且言紂王在龍德殿，有隨侍官啓駕，費仲候

旨。天子命傳宣。只見費仲進朝。山呼禮畢。俯伏奏曰：今蘇護進女。已在都城。候旨定奪。紂王聞奏。大怒曰：這匹夫當日強辭亂政。朕欲置於法。賴卿等諫止。赦歸本國。豈意此賊題詩午門。欺藐朕躬。殊屬可恨！明日朝見。定正國法。以懲欺君之罪。費仲乘機奏曰：天子之法。原非爲天子所私。乃爲萬姓而立。今叛臣賊子不除。是爲無法。無法之國。爲天下之所棄。王曰：卿言極善。明日朕自有說。費仲退朝而去。次日。天子登殿。鐘鼓齊鳴。文武侍立。但見：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池邊弱柳垂長線。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金闕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天子陞殿。百官朝賀畢。王曰：有奏章者出班。無事且退。言未畢。午門官啓賀冀州侯蘇護。候旨午門。進女請罪。王命傳旨進來。蘇護身服犯官之服。不敢冠旒服冕。來至丹墀之下。俯伏口稱：犯臣蘇護。死罪死罪！王曰：冀州蘇護。你題反詩午門。永不朝商。及至崇侯奉勅問罪。你尙拒敵天兵。損壞名官軍將。你有什么說？今又朝君。着隨侍官拿出午門梟首。以正國法。言未畢。只見首相商容出班諫曰：蘇護反商理當正法。但前日西伯侯姬昌有本。令蘇護進女贖罪。以完君臣大義。今蘇護既遵王法。進女朝王贖罪。情有可

原且陛下因不進女而致罪，今已進女，而又加罪，甚非陛下本心，乞陛下憐而赦之。紂王猶豫未定，有費仲出班奏曰：丞相所奏，望陛下從之。且宣蘇護女，已朝見，如果容貌出衆，禮度幽閒，可任役使。陛下便赦蘇護之罪，如不稱聖意，可連女斬於市曹，以正其罪。庶陛下不失信於臣民矣。王曰：卿言有理。看官只因這費仲一語，將成湯六百年基業，送與他人。這且不題。但言紂王命隨侍官宣妲己朝見。妲己進午門，過九龍橋，至九間殿，滴水簷前，高擎牙笏，進禮下拜，口稱萬歲。紂王定睛觀看，見妲己烏雲疊鬢，杏臉桃腮，淺淡春山，嬌柔腰柳，真如海棠醉日，梨花帶雨，不亞九天仙女，下瑤池，月裏嫦娥，離玉闕，已啓朱唇，似一點櫻桃，舌尖上吐出的，是美孜孜一團和氣，轉秋波如雙灣鳳目，眼角裏送的是嬌滴滴萬種風情。口稱犯臣女妲己，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只這幾句，就把紂王叫的魂遊天外，魄散九霄，骨軟筋酥，耳熱眼跳，不知如何是好。當時紂王起立御案之旁，命美人平身，令左右宮妃，挽蘇娘娘進壽仙宮，候朕躬回宮。忙叫當駕官傳旨，赦蘇護滿門無罪，聽朕加封官，還舊職，新增國戚，每月俸米二千石。顯慶殿筵宴三日，首相及百官慶賀，皇親誇官三日，文官二員，武官三員，送卿榮歸故地。蘇護謝恩，兩班文武見天子這等愛色，都有不悅之意。奈天子起駕回宮，無可諫諍，只

得都到顯慶殿陪宴。不言蘇護進女榮歸，天子同妲己在壽仙宮筵宴；當夜成就鳳友鶯交，恩愛如同膠漆。紂王自進妲己之後，朝朝宴樂，夜夜歡娛；朝政廢弛，章奏混濇，羣臣便有諫章，紂王視同兒戲。日夜荒淫，不覺光陰瞬息，歲月如流，已有二月，不曾設朝，只在壽仙宮同妲己宴樂。天下八百鎮諸侯，多少本到朝歌，文書房本積如山，不能面君，其命焉能得下眼見天下大亂，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西伯解蘇護之圍，而責以君臣大義，是尊君也，原非有迷惑天子之心；執意紂王寵一妲己，無所不爲，卒至天下之惡皆歸之，追原其始，獨非西伯之貽謀不臧乎？豈知天之新命，竟爲西周所有？西伯在有意無意之間。

又評：妲己天下美色也，能禍人禍國，不知先死於狐狸之手，是禍人者，實所以自禍，信然！信然！

又評：狐狸竟蒙妲己之面，冒名頂替，紂王竟爲蒙蔽。近日之蒙面喪心者更多，讀演義方知若輩近日俱是有衣鉢的。

## 第五回 雲中子進劍除妖

白雲飛雨過南山，碧落蕭疎春色間；樓閣金輝來紫霧，交梨玉液駐朱顏。

花迎白鶴歌仙曲，柳拂青鸞舞翠鬢。此是仙凡多隔世，妖氛一派透天關。

且言紂王貪戀妲己，終日荒淫，不理朝政。話說終南山有一鍊氣士，名曰雲中子，乃是千百年得道之仙。那日閒居無事，手攜水火花籃，意欲往虎兒崖前採藥。方纔駕雲興霧，忽見東南上一道妖氣，直冲透雲霄。雲中子撥雲看時，點首嗟嘆：「此畜不過是千年狐狸，今假託人形，潛匿朝歌皇宮之內；若不早除，必爲大患。我出家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忙喚金霞童子：你與我將老枯松枝取一段來，待我削一本劍，去除妖邪。」童兒問曰：「何不卽用寶劍，斬斷妖邪，永絕禍根？」雲中子笑曰：「千年老狐，豈足當吾寶劍；只此足矣。」童兒取松枝，與雲中子削成本劍，分付童子：「好生看守洞門，我去就來。」雲中子離了終南山，脚踏雲端，望朝歌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不用乘騎與駕舟，五湖四海任遨遊。大千世界須臾至，石爛松枯當一秋。

且不言雲中子往朝歌來除妖邪，只言紂王日迷酒色，旬月不朝，百姓皇皇，滿朝文武，議論紛紛。內有上大夫梅柏，與首相商容，亞相比干，言曰：「天子荒淫，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本積如山，此大亂之兆也！公等身爲大臣，進退自有當盡的大義；況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下官與二位丞相，俱有責焉。今日不免鳴鐘擊鼓，齊集文武，請駕臨軒，



各陳其事。以力諍之。庶不失君臣大義。商容曰：大夫之言有理。傳於殿官。鳴鐘鼓。請王陞殿。紂王正在摘星樓宴樂。聽見大殿上鐘鼓齊鳴。左右奏請聖駕陞殿。紂王不得已。分付妲己曰：美人暫且安頓。待朕出殿就回。妲己俯伏送駕。紂王乘主坐轎。臨殿發座。文武百官朝賀畢。天子見二丞相抱本上殿。又見八大夫抱本上殿。與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抱本上殿。紂王連日酒色昏迷。情思厭倦。又見本多。一時如何看得盡。又有退朝之意。只見二丞相進前。俯伏奏曰：天下諸侯本章候命。陛下何事旬月不臨大殿。日坐深宮。全不把朝綱整理。此必有在王左右迷惑聖聰者。乞陛下當以國事爲重。無得仍前高坐深宮。廢弛國事。大拂臣民之望。臣聞天位維艱。況今天心未順。水旱不均。降災下民。未有不因政治得失所致。願陛下留心邦本。痛改前轍。去纔遠色。勤政恤民。則天心效順。國富民豐。天下安康。四海受無窮之福矣。願陛下幸留意焉。紂王曰：朕聞四海安康。萬民樂業。止有北海逆命。已令太師聞仲勦除奸黨。此不過疥癬之疾。何足掛慮。二位丞相之言甚善。朕豈不知。但朝廷百事俱有首相與代朕勞。自是可行。何嘗有壅滯之理。縱朕臨軒。亦不過垂拱而已。又何必嘵嘵于口舌哉。君臣正言國事。午門官啓奏。終南山有一鍊氣士雲中子見駕。有機密重情。未敢擅自朝見。請旨定奪。紂王自思。

衆文武諸臣，還抱本侍候，如何得了？不如宣道者見朕閒談，省得百官紛紛議論，且免朕拒諫之名。傳旨宣雲中子進午門，過九龍橋，走大道，寬袍大袖，手執拂塵，飄飄徐步而來，好齊整，但見：

頭帶青紗一字巾，腦後兩帶飄雙葉；額前三點按三光，腦後雙圈分日月。道袍翡翠按陰陽，腰下雙鯨王母結；脚登一對踏雲鞋，夜晚閒行星斗怯。上山虎伏地塵埃，下海蛟龍行跪接；面如傅粉一般同，唇似丹硃一點血。一心分免帝王憂，好道長兩手補完天地缺。

道人左手攜定花籃，右手執着佛塵；走到滴水簷前，執佛塵打個稽首，口稱：陛下，貧道稽首了。紂王看這道人，如此行禮，心中不悅，自思：朕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雖是方外，却也在朕版圖之內，這等可惡！本當治以慢君之罪，諸臣只說不能容物，朕且問他端的，看他如何應我。紂王曰：那道者從何處來？道人答曰：貧道從雲水而至。王曰：何爲雲水？道人曰：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紂王乃聰明智慧天子，便問曰：雲散水枯，汝歸何處？道人曰：雲散皓月常空，水枯明珠出現。紂王聞言，轉怒爲喜曰：方纔道者見朕稽首而不拜，大有慢君之心；今所答之言甚是有理，乃通知

通慧之大賢也！命左右賜坐。雲中子也不謙讓，旁側坐下。雲中子欠身而言曰：「原來如此。天子只知天子貴，三教元來道德尊。帝曰：何見其尊？」雲中子曰：「聽衲子道來：

但觀三教，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謁于公卿。避樊籠而隱迹，脫俗網以修真。樂林泉兮絕名絕利，隱岩谷兮忘辱忘榮。頂星冠而曜日，披布衲以長春；或蓬頭而跣足，或丫髻而幅巾。摘鮮花而砌笠，折野草以鋪茵；吸甘泉而漱齒，嚼松柏以延齡。高歌鼓掌，舞罷眠雲；遇仙客兮則求玄問道，會道友兮則詩酒談元。笑奢華而濁富，樂自在之清貧；無一毫之罣礙，無半點之牽纏。或三三而參玄論道，或兩兩而究古談今；究古談今兮，嘆前朝之興廢，參玄論道兮，究性命之根原。任寒暑之更變，隨烏兔之逡巡；蒼顏返少，白髮還青。攜單瓢兮到市廛，而乞化聊以充飢；提花籃兮進山林，而採藥臨難濟人。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回生；修仙者骨之堅秀，達道者神之最靈。判凶吉兮，明通爻象，定禍福兮，密察人心；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書符籙除人世之妖氛。謁飛神于帝關，步罡氣于雷門；扣玄關天昏地暗，擊地戶鬼泣神欽。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精英；運陰陽而鍊性，養水火以凝胎。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陽長兮，如杳如冥。按四時而採取，鍊九轉而丹成；跨青鸞直冲紫府，騎白鶴遊遍

玉京參乾坤之妙用，表道德之慙慙。比儒者兮，官高職顯，富貴浮雲；比截教兮，五形道術，正果難成。但談三教，惟道獨尊。

紂王聽言大悅道：「朕聆先生此言，不覺精神爽快，如在塵世之外。真覺富貴如浮雲耳；但不知先生果住何處洞府？因何事而見朕？請道其詳。」雲中子曰：「貧道住終南山玉桂洞，雲中子是也。因貧道閒居無事，採藥於高峯，忽見妖氣貫於朝歌，怪氣生於禁闥。道心不缺，善念常隨；貧道特來朝見陛下，除此妖魅耳！」紂王笑曰：「深宮祕闕，禁闥森嚴，防圍更密；又非塵世山林，妖魅從何而來？先生此來，莫非錯了？」雲中子笑曰：「陛下若知道有妖魅，妖魅自不敢至矣。惟陛下不識這妖魅，他方能乘機蠱惑；久之不除，釀成大害。貧道有詩爲證：

豔麗妖嬈最惑人，暗侵肌骨喪元神；  
若知此是真妖魅，世上盡多不死身。  
紂王曰：「宮中既有妖氣，將何物以鎮之？」雲中子揭開花籃，取出松樹削的劍來，拿在手  
中，對紂王曰：「陛下不知此劍之妙，聽貧道道來：

松樹削成名巨闕，其中妙用少人知；  
雖無寶氣冲牛斗，三日成灰妖氣離。  
雲中子道罷，將劍奉與紂王。紂王接劍曰：「此物鎮于何處？」雲中子曰：「掛在分宮樓，三日

內自有應驗。紂王隨命傳奉官將此劍掛在分宮樓前。傳奉官領命而去。紂王復對雲中子曰：先生有這等道術，明于陰陽，能察妖魅，何不棄終南山而保護朕躬？官居顯爵，揚名于後世，豈不美哉？何苦甘爲淡薄，沒世無聞？雲中子謝曰：蒙陛下不棄幽隱，欲貧道居官，貧道乃山野慵懶之夫，不識治國安邦之法。日上三竿猶睡穩，裸衣跣足任遨遊。紂王曰：便是這等，有什麼好處？何如衣紫腰金，封妻蔭子，有無窮享用？雲中子曰：貧道其中也有好處：

身逍遙，心自在，不操戈，不弄怪，萬事茫茫付度外；吾不思理正事而種韭，吾不思取功名如拾芥，吾不思身服錦袍，吾不思腰懸玉帶，吾不思拂宰相之鬚，吾不思恣君王之快，吾不思伏弩長驅，吾不思望塵下拜，吾不思養我者享祿千鍾，吾不思用我者榮膺三代。小小廬不嫌窄，舊舊服不嫌穢，製芰荷以爲衣，紉秋蘭以爲佩。不問天皇地皇與人皇，不問天籟地籟與人籟；雅懷恍如秋水同，興來猶恐天地礙。閒來一枕山中睡，夢魂要赴蟠桃會；那裏管玉兔東升，金烏西墜？

紂王聽罷，嘆曰：朕聞先生之言，真乃清靜之客！忙命隨侍官取金銀各一盤，爲先生前途作盤費。不一時，隨侍官將紅漆端盤捧過金銀。雲中子笑曰：陛下之恩賜，貧道無用。

處。貧道有詩爲證：

隨緣隨分出塵林，似水如雲一片心；  
兩卷道經三尺劍，一條黎杖五絃琴。

囊中餘藥逢人度，腹內新詩遇客吟；  
丹粒能延千載壽，漫誇人世有黃金。

雲中子道罷，離了九間大殿，打一稽首，大袖飄風，揚長竟出午門去了。兩邊八大夫，正要上前奏事，又被一個道人來講什麼妖魅，便耽擱了時候。紂王與雲中子談講多時，已是厭倦，袖展龍袍，駕起還宮，令百官暫退。百官無可奈何，只得退朝。話說紂王駕至壽仙宮前，不見妲己來接駕，紂王心甚不安，只見侍御官接駕，紂王問曰：蘇美人爲何不接朕？侍御官啓陛下：蘇娘娘一時偶染暴疾，人事昏沈，臥榻不起。紂王聽罷，卽下龍輦，急進寢宮，揭起金龍帳幔，見妲己面似黃金，唇如白紙，昏昏慘慘，氣息微茫，懨懨欲絕。紂王便叫美人，早晨送朕出宮，美貌如花，爲何一時有恙，便是這等垂危？叫朕如何是好？看官，這是那雲中子寶劍掛在分宮樓，鎮壓得這狐狸如此模樣，倘若不是鎮壓得這妖怪死了，可不保得成湯天下？也是合該這紂王江山有敗，周室將興，故此紂王終被他迷惑了，表過不題。只見妲己微睜杏眼，強啓朱唇，作呻吟之狀，喘吁吁叫一聲：陛下！妾身早晨送朕臨軒，午時往迎陛下，不知行至分宮樓前候駕，猛擡頭見一寶劍高

懸，不覺驚出一身冷汗，竟得此危症。想賤妾命于緣慳，不能長侍陛下於左右，永效飛  
飛之樂耳！乞陛下自愛，無以賤妾爲念。道罷，淚流滿面。紂王驚問半晌無言，亦含淚對  
姐已曰：朕一時不明，幾爲方士所誤，分宮樓所掛之劍，乃終南山鍊氣之士雲中子所  
進。言朕宮中有妖氣，將此鎮壓。孰意竟於美人作祟？乃此子之妖術，欲害美人，故捏言  
朕宮中有妖氣；朕思深宮邃密之地，塵跡不到，焉有妖怪之理？大抵方士誤人，朕爲所  
賣。傳旨急命左右將那方士所進木劍，用火作速焚毀，毋得遲誤。幾驚壞美人。紂王再  
三溫慰，一夜無寢。看官紂王不焚此寶劍，還是商家天子；只因焚了此劍，妖氣綿固深  
宮，把紂王纏得顛倒錯亂，荒了朝政，人離天怨，白白將天下失于西伯。此也是天意合  
該如此！不知焚劍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雲中子進劍，不知費幾多婆心，幾許言語，方打動紂王，將此劍得掛于深  
宮。姐已只用聊聊數語，便至焚毀而滅跡，將雲中子幾許慇懃，化爲烏有。邪言易  
入，忠言難從，信然！遇此者須當著眼！

又評：金霞童子必竟是個快人，幹事自是爽利。彼時只依他用照妖寶劍，去斬  
斷禍根，省了許多牽枝帶葉。雲中子必竟學究氣，到底做不了當，可作腐儒榜樣。

又評：今人見美色，見黃金，見顯官赫奕，何嘗不羨慕願得之？亦未嘗不昏夜乞哀，甚至吮癰舐痔求之。雲中子反欲驅之絕之，甚至抵死辭之，其中必另有一番話說，請試一捫心。

## 第六回 紂王無道造炮烙

紂王無道殺忠賢，酷慘奇冤觸上天；  
俠烈盡隨灰燼滅，妖氛偏向禁宮旋。  
朝歌豔曲飛檀板，暮宴龍涎吐碧烟；  
取次摧殘黃耆散，孤魂無計返家園。  
話說紂王見驚壞了妲己，慌忙無措，卽傳旨令侍御官將此寶劍立刻焚毀。不知此劍莫非松枝削成，經不得火，立時焚盡。侍御官回旨，妲己見焚了此劍，妖光復長，依舊精神。正是有詩爲證：

火焚寶劍習何庸？妖氣依然透九重；  
可惜商都成畫餅，五更殘月曉霜濃！

妲己依舊侍君擺宴在宮中歡飲。且說此時雲中子尙不曾回終南山，忽在朝歌卽見妖光復起，冲照宮闈。雲中子點首歎曰：我只欲以此寶劍鎮滅妖氣，稍定成湯脈絡；孰知大數已定，將我此劍焚毀。一則是成湯合滅；二則是周室當興；三則神仙遭逢大劫；四則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罷罷罷！也是貧道下山一場，留下



二十四字，以驗後人。雲中子取文房四寶，留筆跡在司天臺照牆上。

妖氛穢亂宮庭，

聖德播揚西土，

要知血染朝歌，

戊午歲中甲子。

雲中子題罷，逕回終南山去了。且言朝歌百姓，見道人在照牆上題詩，俱來看念，不解其意。人烟擁擠，聚積不散。正看之間，適值太師杜元銑回衙，只見許多人圍繞府前，兩邊侍從人喝開。太師問甚麼事？管府門役稟老爺：有一道人在照牆上題詩，故此衆人來看。杜太師在馬上看見是二十四字，其意頗深，一時難解，命門役將水洗了。太師進府，將二十四字細細推詳，窮究幽微，終是莫解。暗想：此必是前日進朝獻劍道人，說妖氣旋繞宮闈，此事到有些着落。連日我夜觀乾象，見妖氣日盛，旋繞禁闈，定有不祥，故留此鈐記。目今天子荒淫，不理朝政，權奸蠱惑，天愁民怨，眼見傾危，我等受先帝重恩，安忍坐視？見朝中文武個個憂思，人人危懼，不若乘此具一本章，力諫天子，盡其臣節，非是買直沽名，實爲國家治亂。杜元銑當夜修成疏章，次日至文書房，不知是何人看本。今日却是首相商容。元銑大喜，上前見禮，叫曰：老丞相，昨夜元銑觀司天臺，妖氣累貫深宮，殃災立見，天下事可知矣。主上國政不修，朝綱不理，朝歡暮樂，荒淫酒色，宗廟社稷所關，治亂所繫，非同小可，豈得坐視？今特具諫章，上于天子，敢勞丞相將此本轉

達天庭，丞相意下如何？商容聽言曰：太師既有本章，老夫豈有坐視之理？只連日天子不御殿庭，難於面奏；今日老夫同太師進內庭見駕，面奏何如？商容進九間大殿，過龍德殿，顯慶殿，嘉善殿，再過分宮樓；商容見奉御官奉御官口稱老丞相，壽仙宮乃禁闈所在，聖躬寢室，外臣不得進此。商容曰：我豈不知？與我啓奏。商容候旨，奏御官進宮啟奏：首相商容候旨。王曰：商容何事進內見朕？但他雖是外官，乃三世之老臣也，可以進見。命宣商容進宮。口稱陛下，俯伏階前。王曰：丞相有甚緊急奏章，特來宮中見朕？商容啓奏：執掌司天元首官杜元銑，昨夜觀乾象，見妖氣籠照金闕，災殃立見。元銑乃三世之老臣，陛下之股肱，不忍坐視；且陛下何事不設朝，不理國事？端坐深宮，使百官日夜憂思，今臣不避斧鉞之誅，干冒天威，非爲沽直，乞垂天聽。將本獻上，侍御官接本在案，紂王展開觀看。略云：

具疏臣執掌司天臺杜元銑，奏爲保國安民，靖魅除妖，以安宗社事：臣聞國家將興，禎祥必現，國家將亡，妖孽必生。臣元銑夜觀乾象，見怪霧不祥，妖光遠於內殿，妖氣籠罩深宮；陛下前日躬臨大殿，有終南山雲中子，見妖氛貫於宮闈，特進木劍，鎮壓妖魅。聞陛下火焚木劍，不聽大賢之言，致使妖氛復熾，日盛一日，冲霄貫斗，禍患不

小臣切思，自蘇護進貴人之後，陛下朝綱不整，御案生塵，丹墀下百草生芽，御堦前苔痕長綠。朝政紊亂，百官失望，臣等難近天顏。陛下貪戀美色，日夕歡娛，君臣不會，如雲蔽日，何日得覩賡歌喜起之盛，再見太平天日也？臣不避斧鉞，冒死上言，稍盡臣職。如果臣言不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賜施行。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疏以聞。

紂王看畢，自思言之甚善，只因本中具有雲中子除妖之事，前日幾乎把蘇美人險喪性命，託天庇佑，焚劍方安。今日又言妖氛在宮闈之地，紂王回首問妲己曰：「杜元銑上書，又提妖魅相侵，此言果是何故？」妲己上前跪而奏曰：「前日雲中子乃遊方術士，假捏妖言，蔽惑聖聰，搖亂萬民，此是妖言亂國。今杜元銑又借此爲題，皆是朋黨惑衆，駕言生事，百姓至愚，一聽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亂者自亂，致使百姓皇皇，莫能自安，自然生亂。究其始，皆自此無稽之言惑之也。故凡妖言惑衆者，殺無赦！」紂王曰：「美人言之極當，傳朕旨意，把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妖言。」首相商容曰：「陛下此事不可，元銑乃三世老臣，素秉忠良，真心爲國，瀝血披肝，無非朝報懷主之恩，暮示酬君之德，一片事心，不得已而言之。況且職掌司天，驗照吉凶，若按而不奏，恐百司參論。今以直諫陛下，反賜

其死；元銑雖死不辭，以命報君，就歸冥下，自分得其死所。只恐四百文武之中，各有不平，元銑無辜受戮，望陛下原其忠心，憐而赦之。王曰：丞相不知，若不斬元銑，誣言終無已時；致令百姓皇皇，無有寧宇矣。商容欲待再諫，怎奈紂王不從，令奉御官送商容出宮；奉御官逼令而行，商容不得已，只得出來。及到文書房，見杜太師俟候命下，不知有殺身之禍。旨意已下，杜元銑妖言惑衆，拿下梟首，以正國法。奉御官宣讀旨意畢，不由分說，將杜元銑摘去衣服，繩纏索綁，拿出午門，方至九龍橋，只見一位大夫，身穿大紅袍，乃梅柏也；看見杜太師綁縛而來，向前問曰：太師何罪至此？元銑曰：天子失政，上本內廷，言妖氣纍貫乎宮中，災星立變於天下，首相轉達，有犯天顏，君賜臣死，不敢違旨。梅先生功名二字，化作灰塵；數載丹心，竟成冰冷。梅柏道：且住，待我保奏去。竟至九龍橋邊，適逢首相商容，梅柏曰：請問丞相，杜太師有何罪犯？天子特賜其死。商容曰：元銑本章，實爲朝廷，因妖氛遠於禁闈，怪氣照於宮闈；當今聽蘇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衆，驚慌萬民之罪。老夫苦諫，天子不從，如之奈何？梅柏聽罷，只氣得五靈神暴躁，三味火燒胸，叫道：老丞相變理陰陽，調和鼎鼐；奸者卽斬，佞者卽誅，賢者卽薦，能者卽褒，君正而首相無言，君不正以忠言諫主；今天子無辜而殺大臣，似丞相這等鉗口不言，委之

無奈；是重一己之功名，輕朝內之股肱，怕死貪生，愛血肉之微軀，懼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爲也！叫兩邊且住，待我與丞相面君。梅柏與商容過大殿，逕進內廷。柏乃外官，及至壽仙宮門首，便自俯伏。奉御官啟奏商容梅柏候旨。王曰：商容乃三世之老臣，進內可赦；梅柏擅進內廷，不尊國法。傳旨宣商容在前，梅柏隨後。進宮俯伏。王問曰：二卿有何奏章？梅柏口稱：陛下，臣梅柏具疏。杜元銑何事干犯國法，致於賜死？王曰：杜元銑與方士通謀，架捏妖言，搖惑軍民，播亂朝政，污蔑朝廷，身爲大臣，不思報本酬恩，而反詐言妖魅，蒙蔽欺君，律法當誅。除奸勦佞，不爲過耳。梅柏聽紂王之言，不覺厲聲奏曰：臣聞堯王治天下，應天而順人；言聽於文官，計從於武將。一日一朝，共談安民治國之道；去讒遠色，共樂太平。今陛下半載不朝，樂於深宮，朝朝飲宴，夜夜歡娛，不理朝政，不容諫章。臣聞君如腹心，臣如手足。心正則手足正，心不正則手足歪邪。古語有云：臣正君邪，國患難治。杜元銑乃治世之忠良，陛下若斬元銑，而廢先王之大臣，聽艷妃之言，有傷國家之梁棟。臣願主公赦杜元銑毫末之生，使文武仰聖君之大德。紂王聽言：梅柏與元銑一黨，違法進宮，不分內外；本當與元銑一例典刑，奈前侍朕有勞，姑免其罪，削其上下大夫，永不序用。梅柏厲聲大言曰：昏君聽妲己之言，失君臣之義，令斬元銑。

豈是斬元銑，實斬朝歌萬民！今罷梅柏之職，輕如灰塵，這何足惜？但不忍成湯數百年基業，喪於昏君之手！今聞太師北征，朝綱無統，百事混淆，昏君日聽蔽佞之言，左右蔽惑，與妲己在深宮，日夜荒淫，眼見天下變亂，臣無面見先帝於黃壤也！紂王大怒，著奉御官把梅柏拿下去，用金瓜擊頂，兩邊纔待動手，妲己曰：妾有奏章。王曰：美人有何奏朕？妾啟主公，人臣立殿，張眉豎目，詈口侮君，大逆不道，亂倫反常，非一死可贖者也；且將梅柏權禁囹圄，妾治一刑，杜狡臣之瀆奏，除邪言之亂正。紂王問曰：此刑何樣？妲己曰：此刑約高二丈，圓八尺，上中下用三火門，將銅造成，如銅柱一般，裏邊用炭火燒紅，却將妖言惑衆，利口侮君，不尊法度，無事妄上諫章，與諸般違法者，跣剝官服，將鐵索纏身，裸圍銅柱之上，只炮烙四肢筋骨，不須與烟盡骨消，盡成灰燼。此刑名曰炮烙。若無此酷刑，奸滑之臣，沽名之輩，盡玩法紀，皆不知儆懼。紂王曰：美人之法，可謂盡善盡美。即命傳旨將杜元銑梟首示衆，以戒言妖。將梅柏祭於囹圄。又傳旨意照樣造炮烙刑具，限作速完成。首相商容觀紂王肆行無道，任信妲己，竟造炮烙，在壽仙宮前，嘆曰：今觀天下大事去矣！只是成湯懋敬厥德，一片小心，承天永命，豈知傳至當今，天子一旦無道，眼觀七廟不守，社稷邱墟，我何忍見？又聽妲己造炮烙之刑，商容俯伏奏曰：

臣啟陛下，天下大事已定，國家萬事康寧，老臣衰朽，不堪重任，恐失於顛倒，得罪於陛下，懇乞念臣侍君三世，數載揆席，實愧素餐。陛下雖不即賜罷斥，其如臣之庸老何？望陛下赦臣之殘軀，放歸田里，得含煦哺腹於光天之下，皆陛下所賜之餘年也！紂王見商容辭官，不居相位，王慰勞曰：卿雖暮年，尚自矍鑠，無奈卿苦苦固辭，但卿朝綱勞苦，數載慇懃，朕甚不忍。即命隨侍官傳朕旨意：點文官二員，四表禮送，卿榮歸故里，仍着本地方官不時存問。商容謝恩出朝，不一時，百官俱知首相商容致政榮歸，各來遠送，當有黃飛虎、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啓、微子衍，各官俱在十里長亭餞別。商容見百官在長亭等候，只得下馬，只見七位親王，把手一舉道：老丞相今日固是榮歸，你爲一國元老，如何下得這般毒手，就把成湯社稷拋棄一旁，揚鞭而去，於心安乎？商容泣而言曰：列位殿下，衆位先生，商容縱粉骨碎身，難報國恩萬一！死何足惜，而偷安苟免。今天子信任妲己，無端造惡，製造炮烙酷刑，拒諫殺忠，商容力諫不聽，又不能挽回聖意，不日天愁民怨，禍亂日生。商容進不足以輔君，死適足以彰過，不得已讓位待罪，俟賢才俊彥，大展經綸，以救禍亂。此容本心，非敢遠君而先身謀也。列位殿下所賜，商容立飲一杯，此別料還有會期。乃持杯作詩一首，以誌後會之期：

蒙君十里送歸程，把酒長亭淚已傾；回首天顏成隔世，歸來畎畝祝神京。  
丹心難化龍逢血，赤日空消夏桀名；幾度話來多悒悒，何年重訴別離情？

商容作詩已畢，百官無不洒淚而別。商容上馬前去，各官俱回朝歌不表。話說紂王在宮歡樂，朝政荒亂；不一日，監造炮烙官啓奏工完。紂王大悅，問妲己曰：「銅柱造完，如何處置？」妲己命取來過目。監造官將炮烙銅柱推來，黃澄澄的高二丈，圓八尺，三層火門，下有二活盤，推動好行。紂王觀之，指妲己而笑曰：「美人真神授奇法，真治世之寶符；待朕明日朝，先將梅柏炮烙殿前，使百官知懼，自不敢阻撓新法，章牘煩擾。一宿不題。次日紂王設朝，鐘鼓齊鳴，聚兩班文武朝賀已畢，武成王黃飛虎見殿東二十根大銅柱，不知此物新設何用。王曰：「傳旨把梅柏拿出，執殿官去拿梅柏。」紂王命把炮烙銅柱推來，將三層火門用炭架起，又用巨扇搨那炭火，把一根銅柱火燒的通紅。衆官不知其故，午門官敢奏：「梅柏已至午門。」王曰：「拿來。」兩班文武看梅柏垢面蓬頭，身穿縞素，上殿跪下，口稱：「臣梅柏參見陛下。」紂王曰：「匹夫！你看看此物，是甚麼東西？」梅大夫觀看不知此物，對曰：「臣不知此物。」紂王笑曰：「你只知內殿侮君，仗你利口誣言，毀罵朕躬，治此新刑，名曰炮烙。匹夫！今日九間殿前炮烙你，教你筋骨成灰，使狂妄之徒，知侮謗人君者，」



以梅柏爲例耳。梅柏聞言，大叫罵曰：昏君梅柏死輕如鴻毛，有何惜哉？我梅柏官居上大夫，三朝舊臣，今得何罪，遭此慘刑？只可憐成湯天下，喪於昏君之手矣！以後將何面目見汝之先王耳？紂王大怒，將梅柏剝去衣服，赤身將鐵索綁縛其手足，抱住梅柏。可憐梅柏大叫一聲，其氣已絕。只見九間殿上烙得皮膚筋骨，臭不可聞，不一時化爲灰燼。可憐一片忠心，半生赤膽，直言諫君，遭此慘禍，正是一點丹心歸大海，芳名留得萬年揚。後人看此，有詩歎曰：

血肉殘軀盡化灰，丹心耿耿獨三臺；生平正直無偏黨，死後英魂亦壯哉！  
烈焰俱隨亡國盡，芳名多傍史官裁；可鄰太白懸旗日，怎似先生嘆雋才？

話說紂王將梅柏炮烙在九間大殿之前，阻塞忠良諫諍之口，以爲刑希奇；但不知兩班文武，觀見此刑，梅柏慘死，無不恐懼，人人有退縮之心，個個有不爲官之意。紂王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衆大臣俱至午門外，內有微子、箕子、比干，對武成王黃飛虎曰：天下荒荒，花海動搖，聞太師爲國遠征，不意天子信任妲己，造此炮烙之刑，殘害忠良。若使播揚四方，天下諸侯聞知，如之奈何？黃飛虎聞言，將五柳長鬚撚在手中，大怒曰：三位殿下，據我末將看將起來，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炮烙的是紂王江山，烙的成湯

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此乃不祥之兆，不出數年，必有禍亂。我等豈忍坐視敗亡之理？衆官俱各嗟嘆而散，各歸府宅。且言紂王回宮，妲己迎接聖駕。紂王下輦，携妲己手而言曰：美人妙策，朕今日炮烙了梅柏，使衆臣俱不敢出頭強諫，鉗口結舌，唯唯而退。如此炮烙，乃治國之奇寶也。傳旨設宴，與美人賀功。其時笙簧雜奏，簫管齊鳴。紂王與妲己在壽仙宮百般作樂，無限歡娛。不覺譙樓鼓角二更，樂聲不息。有陣風將此樂音送到中宮，姜皇后尙未寢，只聽樂聲聒耳，問左右宮人：這時候那裏作樂？兩邊宮人啓娘娘：這是壽仙宮蘇美人與天子飲宴未散。姜皇后嘆曰：昨聞天子信妲己造炮烙，殘害梅柏，慘不可言；我想這賤人蠱惑聖聰，引誘人君，肆行不道，卽命乘輦待我往壽仙宮走一遭。看官，此一去未免有蛾眉見妬之意！只怕是非從此起，災禍目前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忠諫殺身，古今不止一人。若梅大夫以炮烙捐軀，須臾骨化形消，其受禍更慘更烈。俚云：最毒婦人心。妲己固無足論，紂王竟化之作忍心人，這是更慘更毒。正所謂習與性成。獨怪近日鬚眉男子，皆化爲繞指柔，而柔顏異順，先意逢迎。

若不見其慘毒，但不似妲己、紂王顯惡，人以其是少恕之。予曰：否！當彼之曲意權貴時，冷挑熱挽，井中下石，朋比作奸，殺人未嘗不毒不慘，此之謂真陰毒！此之爲真婦人何也？彼陰可以借劍殺人，陽可以望風行止，甚至乘機卸擔，此輩之惡，更甚殷、紂、妲己，照公論，當人無間獄。

又評：從來仙佛之流，乃超出煩惱場中，逍遙清虛之府，任他桑田滄海，斗換星移，都無罣礙。這雲中子不守清規，突然多事，引起事端，妖怪滅不成，就索罷了；又題甚麼詩，送了杜元銑。因杜元銑又惹得個梅柏慘死，致紂王有炮烙諫臣之名，逐節生出事來，把商家一個天下送了。究其始，皆此老不寧耐，多事起心經，所以欲觀自己無煩惱，恐怖罣礙色相無。

### 第七回 費仲計廢姜皇后

紂王無道樂溫柔，日夜宣淫興未休；  
月色已西重進酒，清歌纔罷奏箏篎。

養成暴虐三綱絕，釀就醜狀萬姓愁；  
諷諫難回下流性，至今餘恨銷西樓。

話言姜皇后聽得音樂之聲，問左右知是紂王與妲己飲宴，不覺點頭嘆曰：天子荒淫，萬民失業，此取亂之道。昨外臣諫諍，竟遭慘死，此事如何是好？眼見得成湯天下變更。

我身爲皇后，豈有坐視之理？姜皇后乘輦，兩邊排列宮人，紅燈閃閃，簇擁而來。前至壽仙宮，侍駕官啟奏：姜娘娘已到宮門候旨。紂王更深帶酒，醉眼眯斜道：蘇美人，你當去接梓童。妲己領旨，出宮迎接。蘇氏見姜后行禮，皇后賜以平身。妲己引導姜后，至殿前行禮畢。紂王曰：命左右設坐，請梓童坐。姜皇后謝恩，坐於右首。看官那姜后乃紂王元配，妲己乃美人，坐不得，侍立一旁。紂王與正宮把盞，王曰：梓童今到壽仙宮，乃朕喜幸。命妲己美人着宮娥絲捐，輕敲檀板，美人自歌舞一回，與梓童賞玩。其時絲捐輕敲檀板，妲己歌舞起來，但見：

霓裳擺動，繡帶飄揚；輕輕裙襖不沾塵，嫋嫋腰肢風折柳。歌喉嘹亮，猶如月裏奏仙音；一點硃唇，却似櫻桃逢雨濕。尖纖十指，恍如春筍一般同；杏臉桃腮，好似牡丹初綻蕊。正是瓊瑤玉宇神仙降，不亞嫦娥下世間。

妲己腰肢嫋娜，歌韻輕柔；好似輕雲嶺上搖風，嫩柳池塘拂水。只見絲捐與兩邊侍兒喝采，跪下齊稱萬歲。姜皇后正眼也不看，但以眼觀鼻，鼻叩於心。忽然紂王看見姜后如此，帶笑問曰：御妻光陰瞬息，歲月如流，景致無多，正宜乘此取樂。如妲己之歌舞，乃天上奇觀，人間少有的，可謂真寶；御妻何無喜悅之色，正顏不觀何也？姜皇后就此出

席跪而奏曰：如姐已歌舞，豈足稀奇？也不算真寶！紂王曰：此樂非奇寶，何以爲奇寶也？姜后曰：妾聞人君有道，賤貨而貴德，去讒而遠色。此人君自省之寶也。若所謂天有寶，日月星辰；地有寶，五穀百果；國有寶，忠臣良將；家有寶，孝子賢孫。此四者，乃天地國家所有之寶也。如陛下荒淫酒色，徵歌選技，窮奢極慾，聽讒信佞，殘殺忠良，驅逐正士，播棄黎老，昵比匪人，惟以婦女是用，此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以此爲寶，乃傾家喪國之寶也！妾願陛下改過弗吝，聿修厥德，親師保，遠女寺，立綱持紀，毋事宴游，毋沉湎於酒，毋怠荒於色，日勤政事，弗自滿假。庶幾天心可回，百姓可安，天下可望太平矣。妾乃女流，不識忌諱，妄干天聽，願陛下痛改前愆，力賜施行，妾不勝幸甚。天下幸甚！姜皇后奏罷，辭謝畢，上輦還宮。且言紂王已是酒醉，聽姜皇后一番言語，十分怒色道：這賤人不識擡舉！朕着美人歌舞一回，與他取樂玩賞，反被他言三語四，許多說話，若不是正宮，用金瓜擊死，方消我恨。好懊惱人也！此時三更已盡，紂王酒已醒了，叫美人方纔朕躬着惱，再舞一回，與朕解悶。姐已跪下奏曰：妾身從今再不敢歌舞。王曰：爲何？姐已曰：姜皇后深責妾身，此歌舞乃傾家喪國之物。况皇后所見甚正，妾身蒙君恩寵眷，不敢暫離左右；偷娘娘傳出宮闈，道賤妾蠱惑聖聰，引誘天子，不行仁政，使外廷諸臣將此督責，

妾雖擢髮，不足償其罪矣！言罷，淚下如雨。紂王聽罷，大怒曰：美人只管待朕，明日便廢了賤人，立你爲皇后，朕自做主，美人勿憂。妲己謝恩，自此奏樂飲酒，不分晝夜不表。一日，月朔之辰，姜皇后在中宮，各宮嬪妃朝賀皇后，西宮黃貴妃，乃黃飛虎之妹，馨慶宮楊貴妃，俱在正宮。又見宮人來報：壽仙宮蘇妲己候旨。皇后傳宣妲己進宮，見姜皇后，昇寶座，黃貴妃在左，楊貴妃在右。妲己進宮，朝拜已畢，姜皇后特賜美人平身。妲己侍立一旁，二貴妃問曰：這就是蘇美人。姜后曰：正是。因對蘇氏責曰：天子在壽仙宮，無分晝夜，宣淫作樂，不理朝政，法紀混淆，你並無一言規諫，迷惑天子，朝歌暮舞，沉湎酒色，拒諫殺忠，壞成湯之大典，誤國家之治安，是皆汝之作俑也。從今如不悛改，引君當道，仍前肆無忌憚，定以中宮之法處之。你可暫退。妲己忍氣吞聲，拜謝出宮，滿面羞慚，悶悶回宮。時有蘇捐接住妲己，口稱：娘娘。妲己進宮，坐在繡墩之上，長吁一聲。蘇捐曰：娘娘今日朝正宮而回，爲何短嘆長吁？妲己切齒曰：我乃天子之寵妃，姜后自恃元配，對黃楊二貴妃恥辱我，不堪。此恨如何不報？蘇捐曰：主公前日親許娘娘爲正宮，何愁不能報復？妲己曰：雖然許我，但姜后現在，如何做得？必得一奇計，害了姜后，方得妥貼。不然，百官也不服，依舊諫諍不寧，怎得安然？你有何計可行？其福亦自不淺。蘇捐對曰：我

等俱係女流，況奴婢不過一侍婢耳，有甚深謀遠慮？依奴婢之意，不若召一外臣計議方妥。姐已沉吟半晌，曰：外官如何召得進來？況且耳目甚衆，又非心腹之人，如何使得？繇捐曰：明日天子幸御花園，娘娘暗傳懿旨，宣中諫大夫費仲到宮，待奴婢分付他，定一妙計。若害了姜皇后，許他官居顯任，爵祿增加；他素有才名，自當用心萬無一失。姐曰：此計雖妙，恐彼不肯奈何？繇捐曰：此人亦係主公寵臣，言聽計從；況娘娘進宮，也是他舉薦，奴婢知他必肯盡力。姐已大喜。那日，紂王幸御花園，繇捐暗傳懿旨，把費仲宣至壽仙宮；費仲在宮門外，只見繇捐出宮，問曰：費大夫，娘娘有密旨一封，你拿出去，自拆觀之。機密不可洩漏，若事成之後，蘇娘娘決不負大夫。宜速不宜遲。繇捐道罷，進宮去了。費仲接書，急出午門，到於本宅，至密室開看，乃姐已教我設謀害姜皇后的事。情看罷，沉思憂懼。我想起來：姜皇后乃主上元配，他的父親，乃東伯侯姜桓楚，鎮於東魯，雄兵百萬，麾下大將千員，長子姜文煥，又勇冠三軍，力敵萬夫，怎的惹得他？若有差訛，其害非小；若疑遲不行，他又是天子寵妃；若因此記恨，或枕邊密語，或酒後讒言，吾死無葬身之地矣！心中躊躇，坐臥不安，如芒刺背；沉思終日，並無一籌可展，半策可施。廳前走到廳後，神魂顛倒，如醉如癡，坐在廳上，正納悶間，只見一人身長丈四，膀闊三

停壯而且勇，走將過去。費仲問曰：是甚麼人？那人忙向前叩頭曰：小的是姜環。費仲聞說，便問：你在我府中幾年了？姜環曰：小的來時，離東魯到老爺臺下五年了。蒙老爺一向抬舉，恩德如山，無門可報。適纔不知老爺悶坐，有失迴避，望老爺恕罪。費仲一見此人，計上心來，便叫：你且起來，我有事用你；你若肯用心去做，你的富貴亦是不小。姜環曰：若老爺分付，安敢不努力前去？況小的受老爺知遇之恩，便使小的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費仲大喜曰：我終日沉思，無計可施，誰知却在你身上；若事成之後，不失金帶垂腰，其福應自不淺。姜環曰：小的怎敢望此？求老爺分付，小人領命。費仲附姜環耳上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此計若成，你我有無窮富貴，切莫泄漏，其禍非同小可。姜環點頭領計去了。這正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有詩爲證：

姜后忠賢報主難，孰知平地起波瀾；可憐數載鴛鴦夢，慘酷奇冤不忍看！

話說費仲秘密將計策寫明，暗付絳緜，絳緜捐得書，密奏與妲己。妲己大喜，暗想：正宮不久可居。一日，紂王在壽仙宮閒居無事，妲己啟奏曰：陛下顏戀妾身，旬月未登金殿，望陛下明日臨朝，不失文武仰望。王曰：美人所言真是難得；雖古之賢妃聖后，豈過是哉？明日臨朝，我決機務，庶不失賢妃美意。看官，此是費仲妲己之計，豈是好意表過不題。



次日，天子設朝，但見左右奉御，保駕出壽仙宮；鑾輿過龍德殿，至分宮樓，紅燈簇簇，香氣氤氳。正行之間，分宮樓門角旁，一人身高丈四，頭帶扎巾，手執寶劍，行如虎狼，大喝一聲言曰：昏君無道，昏淫酒色，吾奉主母之命，刺殺昏君，庶成湯天下，不失與他人，保吾主爲君也。一劍劈來，兩邊有多少保駕官，此人未近前時，已被衆官所獲；繩纏索綁，拿近前來，跪在地下。紂王驚而且怒，駕至大殿陞座；文武朝賀畢，百官不知其故。王曰：宣武成王黃飛虎，亞相比干，二臣隨出班拜伏稱臣。紂王曰：二卿今日陞殿，異事非常。比干曰：有何異事？王曰：分宮樓有一個刺客，執劍刺朕，不知何人所使？黃飛虎聽言大驚，忙問曰：昨日是那一員官宿殿內有一人，乃是封神榜上有名，官拜總兵，姓魯名雄，出班拜道：是臣宿殿，並無奸細；此人莫非五更隨百官混入分宮樓內，故有此異變？黃飛虎分付把刺客推來。衆官把刺客拖到滴水簷前，天子傳旨：衆卿誰與朕勘問明白？回旨：班中閃出一人，奏稱：臣費仲不才，勘明回旨。看官費仲原非問官，此乃做成圈套，陷害姜皇后的，恐怕別人審出真情，故此費仲討去勘問。話說費仲拘出刺客，在午門外勘問，不用加刑，已是招成謀逆。費仲進大殿，見天子俯伏回旨。百官不知原是設成計謀，靜聽回奏。王曰：勘問何說？費仲奏曰：臣不敢奏聞。王曰：卿既勘問明白，爲何不奏？

費仲曰：赦臣罪，方可回旨。王曰：赦臣無罪。費仲奏：刺客姓姜名環，乃東伯侯姜桓楚家將，奉中宮姜皇后懿旨，行刺陛下。意在侵奪天位，與姜桓楚爲天子，幸宗社有靈，皇天后土庇佑，陛下洪福齊天，逆謀敗露，隨卽就擒，請陛下召九卿文武貴戚計議定奪。紂王聽奏，拍案大怒曰：姜后乃朕元配，輒敢無禮，謀逆不道，還有甚麼議貴議戚？況宮弊難除，禍潛內禁，肘腋之間，難以隄防，速着西宮黃貴妃勘問回旨。紂王怒發如雷，駕回壽仙宮不表。且言諸大臣紛紛議論，難辨真假；內有上大夫楊任，對武成王曰：姜皇后貞靜淑德，慈祥仁愛，內治有法；據下官所論，其中定有委曲不明之情，宮內定有私通列位殿下，衆位大夫，不可退朝，且聽西宮黃娘娘消息，方好定論。百官俱在九間殿未散。話說奉御官承旨至中宮，姜皇后接旨，跪聽宣讀。奉御官宣讀曰：

勅曰：皇后位正中宮，德配坤元，貴敵天子。不思日夜兢惕，敬修厥德，毋忝姆訓，克諧內助；乃肆行大逆，參養武士，姜環於分宮樓前行刺，幸天地有靈，大奸隨獲，發赴午門勘問，招稱：皇后與父姜桓楚同謀不道，僥倖天位。大倫有乖，三綱盡絕。着奉御官拿送西宮，嚴行勘問，從重擬罪；毋得徇情故縱，罪有攸歸。特勅。

姜皇后聽罷，放聲大哭道：冤哉冤哉！是那一個奸賊生事，作害我這個不赦的罪名？可

憐數載宮闈，克勤克儉，夙興夜寐，何敢輕爲妄作，有忝姆訓。今皇上不察來歷，將我拿送西宮，存亡未保。姜后悲悲泣泣，淚下沾襟，奉御官同姜后来至西宮，黃貴妃將旨意放其上首，尊其國法。姜皇后跪而言曰：我姜氏素秉忠良，皇天后土，可鑒我心！今不幸遭人陷害，望乞賢妃鑒我平日所爲，替奴作主，雪此冤枉。黃妃曰：聖旨道你命姜環弑君，獻國與東伯侯姜桓楚，篡成湯之天下，事干重大，逆禮亂倫，失夫妻之大義，絕元配之恩情。若論情真，當夷九族。姜后曰：賢妃在上，我姜氏乃姜桓楚之女，父鎮東魯，乃二百鎮諸侯之首，官居極品，位壓三公，身爲國戚，女爲中宮，又在四大諸侯之上。況我生子殷郊，已正東宮；聖上萬歲後，我子承嗣大位，身爲太后。未聞父爲天子，而能令女配享太廟者也。我雖係女流，未必癡愚至此。且天下諸侯，又不止我父親一人，若天下齊興，問罪之師，如何保得永久？望賢妃詳察，雪此奇冤，並無此事，懇乞回旨，轉達愚衷。此恩非淺，話言未了，聖旨來催。黃貴妃乘輦至壽仙宮候旨。紂王宣黃妃進宮，朝賀畢，紂王曰：那賤人招了不曾？黃妃奏曰：奉旨嚴問，姜后並無半點之私，實有貞潔賢能之德；后乃元配，侍君多年，蒙陛下恩寵，生殿下已正位東宮；陛下萬歲後，彼身爲太后，有何不足？尙敢欺心，造此滅族之禍。況姜桓楚官居東伯，位至皇親，諸侯朝稱千歲，乃人臣

之極品；乃敢使人行刺，必無此理。姜后痛傷骨髓之中，銜冤於覆盆之下；卽姜后至，未有父爲天子，而女能爲太后，甥能承祧者也。至若棄貴而投賤，遠上而迎下，愚者不爲；況姜后正位數年，素明禮教者哉！妾願陛下察冤雪枉，無令元配受誣，有乖聖德；再乞看太子生母，憐而赦之，妾身幸甚！姜后舉室幸甚。紂王聽罷，自思曰：黃妃之言甚明白，果無此事，必有委曲。正在遲疑未決之際，只見姜已在旁，微微冷笑。紂王見姜已微笑，問曰：美人微笑，不言何也？姜已對曰：黃娘娘被姜后惑了。從來做事的人，好的自己播揚，惡的推與別人，況謀逆不道，重大事情，他如何輕易便認？且姜環是他父親所用之人，既供有主使，如何賴得過？且三宮后妃，何不攀扯別人，單指姜后？其中豈得無說？恐不加重刑，如何肯認？望陛下詳察。紂王曰：美人之言有理。黃妃在旁言曰：蘇妲己母得如此，姜后乃天子之元配，天子之國母，貴敵至尊；雖自三皇治世，五帝爲君，縱有大過，止有貶謫，並無誅斬正宮之理。姜已曰：法者，乃爲天子而立；天子代天宣化，亦不得以自私自便。況犯法無私，尊親貴賤，其罪一也。陛下可傳旨：如姜后不認，剗去他一目。眼乃心之苗，他懼剗目之苦，自然招認；使文武知之，此亦法之常，無甚苛求也。紂王曰：妲己之言是也。黃貴妃聽說欲剗姜后目，心甚着忙，只得上輦回西宮。下輦見姜后，

垂淚頓足曰：我的皇娘，姐已是你百世冤家，君前獻妒忌之言，如你不認，卽剗你一目，可依我就認了罷。歷代君王，並無將正宮加罪之理，莫非貶至不遊宮，便了。姜后泣而言曰：賢妹言雖爲我，但我平生頗知禮教，怎肯認此大逆之事，貽羞於父母，得罪於宗廟？況妻刺其夫，有傷風化，敗壞綱常，令我父親作不忠不孝之奸臣，我爲辱門敗戶之賤輩，惡名千載，使後人言之切齒，又致太子不得安於儲位，所關甚巨，豈可草率冒認？莫說剗我一目，便投之於鼎鑊，萬剛千錘，這是前生作孽，今生報，豈可有乖大義？古義云：粉骨碎身俱不懼，只留清白在人間。言未了，聖旨下，如姜后不認，卽去一目。黃妃曰：快認了罷！姜后大哭曰：縱死豈有冒認之理！奉御官百般逼迫，容留不得，將姜后剗去一目，血染衣襟，昏絕於地。黃妃忙教左右宮人扶救，急切未醒，可憐有詩爲證：

剗目飛災禍不禁，只因規諫語相侵；  
早知國破終無救，空向西宮血染襟！

黃貴妃見姜后遭此慘刑，淚流不止，奉御官將剗下來血滴滴一目，盛貯盤內，同黃妃上輦，來回紂王。黃妃下輦進宮，紂王忙問曰：那賤人可曾招承？黃妃奏曰：姜后並無此情，嚴究不過，受剗目屈刑，怎肯失了大節？奉旨已取一目。黃妃將姜后一目血淋淋的捧將上來，紂王觀之，見姜后之睛，其心不忍，恩愛多年，自悔無及，低頭不語，甚覺傷情。

回首責妲己曰：方纔輕信你一言，將姜后剗去一目，又不曾招承，咎將誰委？這事俱係你輕率妄動，倘百官不服，奈何奈何！妲己曰：姜后不招，百官自然有說，如何干休？況東伯侯坐鎮一國，亦要爲女洗冤，此事必欲姜后招承，免百官萬姓之口。紂王沉吟不語，心下煎熬，似羝羊觸籬，進退兩難。良久，問妲己曰：爲今之計，何法處之方安？妲己曰：事已到此，一不做二不休，招成則安靜無說，不招則議論風生，竟無寧宇。爲今之計，只有嚴刑酷拷，不怕他不認，今傳旨：令貴妃用銅斗一隻，內放炭火燒紅，如不肯招，炮烙姜后。十指連心，痛不可當，不愁他不承認。紂王曰：據黃妃所言，姜后全無此事，今又用此慘刑，屈勘中宮，恐百官他議。剗目已錯，豈可再乎？妲己曰：陛下差矣！事到如此，勢成騎虎，寧可屈勘姜后，陛下不可得罪於天下諸侯，合朝文武。紂王出於無奈，只得傳旨：如再不認，卽用炮烙二手，毋得徇情掩諱。黃妃聽得此言，魂不附體，上輦回宮，來看姜后。可憐身倒塵埃，血染衣襟，情景慘不忍觀，放聲大哭曰：我的賢德娘娘，你前生作何惡孽？得罪於天地，遭此橫刑！乃扶姜后而慰曰：賢后娘娘，你認了罷！昏君意呆心毒，聽信讒人之言，必欲致你死地；如你再不招，用銅斗炮烙你二手。如此慘毒，我何忍見？姜后血淚滿面，大哭曰：我生前罪深孽重，一死何辭？只是你替我作個證盟，就死也瞑目！言

未了，只見奉御官將銅斗燒紅，傳旨曰：如姜后不認，卽烙其二手。姜后心如鐵石，意氣堅剛，豈肯認此誣陷屈情？奉御官不由分說，將銅斗放在姜后兩手上，只烙得筋斷皮焦，骨枯煙臭。十指連心，可憐昏死在地。後人觀此，不勝傷感，有詩嘆曰：

銅斗燒紅烈焰生，宮人此際下無情；可憐一片忠貞意，化作江流日夜鳴！

黃妃看得這等光景，兔死狐悲，心如刀絞，意似油煎，痛哭一場，上輦回宮。進宮見紂王，黃妃含淚奏曰：慘刑酷法，嚴審數番，並無行刺真情；只怕奸臣內外相通，陷害中宮。事機有變，其禍不小。紂王聽言大驚曰：此事皆美人教朕，傳旨勘問。事既如此，奈何奈何！姐已跪而奏曰：陛下不必憂慮，刺客姜環現在，傳旨着威武大將軍晁田、晁雷，押解姜環進西宮，二人對面執問。難道姜后還有推託？此回必定招認。紂王曰：此事甚善。傳旨宣押刺客對審。黃妃回宮不題。話說晁田、晁雷將刺客姜環進西宮對證，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從來奸臣賊子，定是殘忍刻薄；費仲設謀，姐已起釁；紂王殘忍，若天生就一付肝腸。書曰：朋比作奸，良有以也。可憐姜后之賢，竟罹奇禍，祇有黃妃一人，左右挽回，終不克免予恨。此時滿朝文武，獨無一男子，紂王可謂獨夫！

又評：此書以狐狸托於妲己，原未見於正史，此係作書者婆心指點，大有深意！蓋狐善媚，而亦慘毒，如婦人焉。狐之始以美色妖惑少年，宣淫恩愛，彼少者不知，及至髓竭精枯，罷敝不堪，彼方棄而他適，何嘗有一點憐惜之意？與婦人何以異？今看紙上之言，回視閨中之婦，然乎？否乎？如今舉世皆有狐狸，但不可爲他所惑，可謂回頭是岸！

###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美人禍國萬民災，驅逐忠良若草萊；擅寵誅妻夫道絕，聽讒殺子國儲災。

英雄棄主多亡去，俊彥懷才盡隱埋；可笑紂王孤注立，紛紛兵甲起塵埃！

話說晁田、晁雷，押姜環至西宮跪下。黃妃曰：姜娘娘，你的對頭來了！姜后屈刑凌陷，一目睜開罵曰：你這賊子！是何人買囑你，陷害我？你敢誣執我主謀弒君，皇天后土，也不佑你！姜環曰：娘娘役使小人，小人怎敢違旨？娘娘不必推辭，此情是實。黃妃大怒，姜環，你這匹夫！你見姜娘娘這等身受慘刑，無辜絕命，皇天后土，亦必殺汝！不言黃妃勘問，且說東宮太子殷郊，二殿下殷洪，弟兄正在東宮弈棋，只見執掌東宮太監楊容來啟，千歲禍事不小！太子殷郊此時年方十四歲，二殿下殷洪年方十二歲，年紀幼小，尙貪



嬉戲，竟不在意。楊容復稟曰：千歲不要弈棋了！今禍起宮闈，家亡國破。殿下忙問曰：有何大事，禍及宮闈？楊容含淚曰：啟千歲，皇后娘娘不知何人陷害；天子怒發，令西宮剗去一目，炮烙二手。如今與刺客對詞，請千歲速救娘娘。殷郊大叫一聲，同弟出東宮，竟進西宮；進得宮來，忙到殿前。太子見母親渾身血染，兩手枯焦，臭不可聞；不覺心酸肉顫，近前俯伏姜后身上，跪而哭曰：娘娘爲何事受此慘刑？母親你縱有大惡，正位中宮，何得輕易加刑？姜后聞子之聲，睜開一目；母見其子，大叫一聲：我兒，你看我剗目烙手，刑甚殺戮；這個姜環做害我謀逆姐，已進獻讒言，殘我手目，你當爲我鳴冤洗恨，也是我養你一場。言罷，大叫一聲：苦死我也！嗚咽而絕。太子殷郊見母親死，又見姜環跪在一旁，殿下問黃妃曰：誰是姜環？黃妃指姜環曰：跪的這個惡人，就是你母親對頭！殿下大怒，只見四宮門上掛一口寶劍；殿下取劍在手，道：好逆賊！你欺心行刺，敢陷害國母！把姜環一劍砍爲兩段，血濺滿地。太子大叫曰：我先殺姐，已以報母仇！提劍出宮，掉步如飛。晁田、晁雷見殿下執劍前來，只說殺他，不知其故，轉身就跑往壽仙宮去了。黃妃見殿下殺了姜環，持劍出宮，大驚曰：這冤家不諳事體！叫殷洪快趕同你哥哥來說；我有話說。殷洪從命出宮，趕叫曰：皇兄，黃娘娘叫你且回去，有話對你說。殷郊聽言回來。

進宮，黃妃曰：殿下你忒暴躁！如今殺了姜環，人死無對；你待我且將銅斗烙他的手，或用嚴刑拷訊，他自招出，也曉得誰人主謀，我好回旨。你又提劍出宮，趕殺妲己，只怕晁田、晁雷到壽仙宮見那昏君，其禍不小！黃妃言罷，殷郊與殷洪追悔不及。晁田、晁雷跑至宮門，慌忙傳進宮中，言：二殿下持劍趕來。紂王聞奏大怒，好逆子！姜后謀逆行刺，尙未正法，這逆子敢持劍進宮弑父，總是逆種，不可留着。晁田、晁雷取龍鳳劍，將二個逆子首級取來，以正國法。晁田、晁雷領劍出宮，已到西宮，時有西宮奉御官來報黃妃曰：天子命晁田、晁雷捧劍來誅殿下。黃妃急至宮前，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天子龍鳳劍而來。黃妃問曰：你二人何故又至我西宮，做甚事？晁田、晁雷對曰：臣、晁田、晁雷奉皇上命，欲取二位殿下首級，以正弑父之罪。黃妃大喝一聲：這匹夫！適纔太子趕你同出西宮，你爲何不往東宮去尋？却怎麼往我西宮來尋？我曉得你這匹夫倚天子旨意，遍游內院，玩弄宮妃。你這欺君罔上的匹夫，若不是天子劍旨，立斬你這匹夫驢頭！還不速退！晁田兄弟二人，只嚇得魂喪魄消，喏喏而退，不敢仰視，竟往東宮而來。黃妃忙進宮中，急喚殷郊兄弟二人。黃妃泣曰：昏君殺子誅妻，我這西宮救不得你；你可往馨慶宮、楊貴妃那裏，可避一二日。若有大臣諫救，方保無事。二位殿下，雙雙跪下，口稱：貴妃娘

娘，此恩何日得報？只是母死尸骸暴露，望娘娘開天地之恩，念母死冤枉，替他討得片板遮身，此恩天高地厚，莫敢有忘。黃妃曰：你作速去，我回旨自有區處。二殿下出宮門，逕往馨慶宮來。只見楊妃身倚宮門，望姜皇后信息；二殿下向前哭拜在地，楊貴妃大驚，問曰：二位殿下，娘娘的事怎樣了？殷郊哭訴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知何人買囑姜環，架捏誣害，將母親剜去一目，炮烙二手，死於非命。今又聽妲己讒言，欲殺我兄弟二人，望姨母救我二人性命。楊妃聽罷，淚流滿面，嗚咽言曰：殿下，你快進宮來！二位殿下進宮，楊妃沉思。晁田、晁雷至東宮，不見太子，必往此處追尋；待我把人打發回去，再作區處。楊妃站立宮門，只見晁田兄弟二人，行如虎狼，飛奔前來；楊妃命傳宮官，與我拿了來人！此乃深宮內闕，外官焉敢至此？法當夷族。晁田聽罷，向前稱：娘娘千歲！臣乃晁田、晁雷，奉天子旨，找尋二位殿下；上有龍鳳劍在，臣不敢下禮。楊妃大喝曰：殿下在東宮，你怎敢馨慶宮來？若非天子之命，拿問賊臣纔好。還不快退去！晁田不敢回言，只得退走。兄弟計較這件事怎了？晁雷曰：三宮全無，宮内生疎，不知內廷路徑，且回壽仙宮見天子回旨。二人回去不表。且言楊妃進宮，二位殿下來見，妃曰：此間不是你兄弟所居之地，眼目且多，君昏臣暗，殺子誅妻，大變綱常，人倫盡滅；二位殿下，可往九間殿

去，合朝文武未散，你去見皇伯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啟，微子衍，武成王，黃飛虎，就是你父親要難爲你兄弟，也有大臣保奏。二位殿下聽罷，叩頭拜謝姨母指點活命之恩，洒淚而別。楊妃送二位殿下出宮，楊妃坐於繡墩之上，自思嘆曰：姜后元配，奸臣做害，遭此橫刑，何況偏宮？今姐已恃寵，蠱惑昏君，倘有人傳說二位殿下自我宮中放去，那時罪歸於我，也是如此行爲，我怎經得這般慘刑？況我侍奉昏君多年，併無一子半女，東宮太子，乃自己親生之子，父子天性，也不過如此。三綱已絕，不久必有禍亂，我以後必不能有甚麼好結果。楊妃思想半日，悽惶自傷，掩了深宮，自縊而死。當有宮官報入壽仙宮。紂王聞楊妃自縊，不知何故，傳旨用棺槨停於白虎殿。且說晁田，晁雷來至壽仙宮，只見黃貴妃乘輦進宮回旨。紂王曰：姜后死了。黃妃奏曰：姜后臨絕，大叫數聲道：妾侍君側，十有六載，生二子，位立東宮，自待罪宮闈，謹慎小心，夙夜匪懈，御下並無嫉妒，不知何人妒我，買刺客姜環，坐我一個大逆不道罪名，受此慘刑，十指枯焦，筋酥骨碎，生子一似浮雲，恩愛付於流水，身死不如禽獸，這場冤枉，無門可雪，只傳與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萬望妾身轉達天聽。姜后言罷氣絕，尸臥西宮，望陛下念元配生太子之情，可賜棺槨收停白虎殿，庶成其禮。使文武百官無議，不失主上之德。紂王傳旨准行。黃

妃回宮，只見晁田、晁雷回旨。紂王曰：太子何在？晁雷等奏曰：東宮覓不着，不知下落。紂王曰：莫非只在西宮？晁田對曰：不在西宮，連馨慶宮也不在。紂王言曰：三宮不在，必在大殿，必須擒獲，以正國法。晁田領旨出宮來不表。且言二位殿下往長朝殿來，兩班文武不曾散朝，只等宮內信息。武成王、黃飛虎聽得脚步愴惶之聲，望孔雀屏裏一看，見二位殿下慌忙錯亂，戰戰兢兢。黃飛虎迎上前曰：殿下爲何這等慌張？殷郊看見武成王、黃飛虎，大叫一聲：黃將軍救我兄弟性命！道罷大哭。一把拉住黃飛虎袍服，頓息曰：父王聽信妲己之言，不分皂白，將我母親剗去一目，銅斗燒紅，烙去二手，死於西宮。黃貴妃勸問，並無半點真情。我見生身母親受此慘刑，那姜環跪在前面對詞，那時心甚焦躁，不曾思忖，將姜環殺了；我復仗劍欲殺妲己，不意晁田奏准父王，父王賜我兄弟二人死，望列位皇伯憐我母親受屈身亡，救我殷郊，庶不失信湯之一脈。言罷，二位殿下放聲痛哭。兩班文武齊含淚上前道：國母受誣，我等如何坐視？可鳴鐘擊鼓，請天子上殿，聲明其事，庶幾罪人可得洗雪，皇后冤枉言未了，只聽得殿西首一聲喊叫，似空中霹靂，大呼曰：天子失政，殺子誅妻，建造炮烙，阻塞忠良，恣行無道；大丈夫旣不能爲皇后雪冤，太子復讐，含淚悲啼，效兒女之態。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今天

子不道，三綱已絕，大義有乖，恐不能爲天子之主。我等亦恥爲之臣。我等不若反出朝歌，另擇新君，去此無道之主，保全社稷。衆人看時，却是鎮殿大將軍方弼、方相兄弟二人。黃飛虎聽說，大喝一聲：「你多大官，敢如此亂言！滿朝中多少大臣，豈到得你講本當？」拿下你這等亂臣賊子，還不退去。方弼、方相二人，低頭喏喏，不敢回言。黃飛虎見國政顛倒，疊現不祥，也知天意人心，俱有離亂之兆。心中沉鬱不樂，咄咄無言。又見微子、比干、箕子、諸位殿下，滿朝文武，人人切齒，個個長吁。正無甚計策，只見一員官長，身穿大紅袍，腰懸寶帶，上前對諸位殿下言曰：「今日之變，正應終南山雲中子之言。古云：君不正，則臣生奸佞。今天子屈斬太師杜元銑，治炮烙，壞諫臣梅柏，今日又有這異事。皇上清白不分，殺子誅妻。我想起來，那定計奸臣，行事賊子，他反在旁暗笑，可憐成湯社稷，一旦邱墟，似我等不久終被他人所擄。言者乃上大夫楊任。黃飛虎長嘆數聲。大夫之言是也。百官默默，二位殿下悲哭不止。只見方弼、方相分開衆人，方弼扶持殷郊，方相扶住殷洪，厲聲高叫曰：「紂王無道，殺子而絕宗廟，誅妻有壞綱常。今日保二位殿下往東魯借兵，除了昏君，再立成湯之嗣。我等反了！二人背負殿下，逕出朝歌南門去了。大抵二人氣力甚大，彼時不知跌倒幾多官員，那裏當得住他？後人有詩爲證：

方家兄弟反朝歌，殿下今日脫網羅；漫道婦人掉長舌，天心已去伊奈何！話說衆多文武，見反了方弼方相，大驚失色；獨黃飛虎若爲不知，亞相比于近前曰：黃大人方弼反了，大人爲何獨無一言？黃飛虎答曰：可惜文武之中，並無一位似方弼二人的！方弼乃一莽漢，尙知不忍國母負屈，太子枉死，自知卑小，不敢諫言，故此背負二位殿下去了；若聖旨追趕回來，殿下一死無疑，忠良盡皆屠戮。此事明知有死無生，只是迫於一腔忠義，故造此罪孽，然情甚可矜。百官未及答，只聽後殿奔逐之聲，衆官正看，只見晁田兄弟二人，捧寶劍進殿前，言曰：列位大人，二位殿下可曾往九間殿來？黃飛虎曰：二位殿下方纔上殿，哭訴冤情，國母被誅，又欲賜死太子；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聽見，不忍沉寃，把二位殿下背負，反出都城，去尙不遠。你旣奉天子旨意，速去拿回，以正國法。晁田晁雷聽得是方弼兄弟反了，嚇得魂不附體。話說那方弼身長一丈六尺，方相身長一丈四尺；晁田兄弟，怎敢惹他？一拳也經不起。晁田自思：此是黃飛虎明，明奈何我，我有道理。晁田曰：方弼旣反，保二位殿下出都城去了；末將進宮回旨。晁田來至壽仙宮，見紂王，奏曰：臣奉旨到九間殿，見文武未散，找尋二位殿下，不見；只聽百官道：二位殿下見文武哭訴冤情，有鎮殿將軍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反出都城，投東

魯借兵去了。請旨定奪。紂王大怒曰：方弼反了，作速趕去拿來，毋得疏虞。縱法！晁田奏曰：方弼力大勇猛，臣焉能拿得來？要拿方弼兄弟，陛下速發手詔，着武成王黃飛虎方可成功。殿下亦不致漏網。紂王曰：速行手勅，着黃飛虎速去拿來。晁田將這個擔兒卸於黃飛虎。晁田捧手勅至大殿，命武成王黃飛虎速擒反叛方弼方相，並取二位殿下首級回旨。黃飛虎笑曰：我曉的這是晁田與我擔兒挑，卽領劍勅出午門，只見黃明周紀龍環吳謙曰：小弟相隨黃飛虎曰：不必你們去。自上五色神牛，推開坐下獸，兩頭見日，走八百里。且言方弼方相背負二位殿下，一日跑了三十里放下來。殿下曰：二位將軍，此恩何日得報？方弼曰：臣想千歲遭此屈陷，故此心不平，一時反了朝歌。如今計議前往何方投脫？正商議間，只見武成王黃飛虎坐五色神牛，飛奔趕來。方弼方相着慌忙，對二位殿下曰：末將二人，一時鹵莽，不自三思，如今性命休矣！如何是好？殿下曰：救我兄弟性命，無恩可酬，何出此言？方弼曰：黃將軍來拿我等，此去一定伏誅。殷郊着急。黃飛虎已趕到面前，二位殿下就道跪下曰：黃將軍此來，莫非捉獲我等？黃飛虎見二位殿下，跪在道旁，滾下神牛，亦跪於地上。口稱：臣該萬死。殿下請起。殷郊曰：將軍此來，有甚事？飛虎曰：奉命差遣，天子賜龍鳳劍前來，請二位殿下自決。臣方敢回旨意，非臣



敢逼弑儲君，請殿下速行。殷郊聽罷，跪告曰：將軍盡知我母子銜冤負屈，母遭慘刑，沉冤莫白；再殺幼子，一門盡絕。乞將軍可憐銜冤孤兒，開天地仁慈之心，賜一線再生之路，倘得寸土可安，生則銜環，死當結草，沒世不敢忘將軍之大德。黃飛虎跪而言曰：臣豈不知殿下冤枉，君命概不由己。臣欲要放殿下，便得欺君賣國之罪；欲要不放殿下，其實身負沉冤，臣心何忍？彼此籌畫再三，沉思俱無計策。只見殷郊自思：料不能脫此災，也罷！將軍既奉君命，不敢違法；還有一言，望將軍不知可施此德。周全一脈生路否？黃飛虎曰：殿下有何事？但說不妨。郊曰：將軍可將我殷郊之首級，去都城回旨；可憐我幼弟殷洪，放他逃往別國。倘他日長成，或得借兵報怨，得泄我母之沉冤，我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望將軍可憐。殷洪上前急止之曰：黃將軍此事不可！皇兄乃東宮太子，我不過一郡主，況我又年幼，無有大施展。黃將軍可將我殷洪首級回旨，皇兄或往東魯，或去西岐，借一旅之師，倘可報母弟之仇，弟何惜此一死。殷郊上前，一把抱住兄弟。殷洪放聲大哭曰：我何忍幼弟遭此慘刑！二人痛哭，彼此不忍；你推我讓，那裏肯捨。方弼方相看見如此苦情痛切，二人叫一聲苦殺人也！淚如瓢傾。黃飛虎看見方弼有這等忠心，自是不忍見，甚是悽惶，乃含淚叫方弼不可啼哭，二位殿下不必傷心，此事惟有

我五人共知，如有泄漏，我舉族不保。方弼過來，保殿下往東魯。見姜桓楚，方相你去見南伯侯鄂崇禹，就言我在中途，放殿下往東魯。傳與他，教他兩路調兵，靖奸洗冤。我黃飛虎那時自有處治。方弼曰：我兄弟二人，今日早朝，不知有此異事。臨朝保駕，不曾帶有路費。如今欲分頭往東南二路去，這事怎了？飛虎曰：此事你我俱不曾打點。飛虎沉思半晌曰：可將我內懸寶玦拿去，前途貨賣，權作路費。上有金鑲，價值百金。二位殿下前途保重。方弼方相你兄弟當用心，其功不小。臣回宮復命。飛虎上騎回朝歌。進城時，日色已暮，百官尚在午門。黃飛虎下騎，比干曰：黃將軍怎樣了？黃飛虎曰：追趕不上，只得回旨。百官大喜。且說黃飛虎進宮回旨，紂王問曰：逆子叛臣，可曾拿了？黃飛虎曰：臣奉手勅，追趕七十里，到三叉路口，問往來行人，俱言不曾見。臣恐有錯過，臣只得回來。紂王曰：追襲不上，好了逆子叛臣，卿且暫退，明日再議。黃飛虎謝恩出午門，與百官各歸府第。且說妲己見未曾拿住殷郊，復進言曰：陛下今日走脫了殷郊殷洪，倘投了姜桓楚，只恐大兵不久即至，其禍不小。况聞太師遠征，不在都城，不若速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星夜拿來，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紂王道：美人此言，正合朕意。忙隨手詔，命殷破敗雷開，點飛騎三千，速拿殿下，毋得遲誤取罪。殷雷二將領詔，遂往黃飛虎府內。

來領兵符，調選兵馬。黃飛虎坐在後廳，思想朝廷不正，將有民愁天怨，百姓皇皇，四海分崩，八方播亂，生民塗炭，日無寧宇，如何是好！正思想間，軍政司啟老爺：殷雷二將聽令。飛虎曰：令來。二將進後廳行禮畢，飛虎問曰：方才散朝，又有何事？二將啓曰：天子手詔，令末將領三千飛騎，星夜追趕殿下，捉方弼等以正國法，特來請發兵符。飛虎暗想：此二將趕去，必定拿來；我把前面方便，付於流水，乃分付殷破敗雷開曰：今日晚了，人馬未齊；明日五更領兵符速去。殷雷二將不敢違令，只得退去。這黃飛虎乃是元戎，殷雷二將乃是麾下，焉敢強辯，只得回去不表。且言黃飛虎對周紀曰：殷破敗來領兵符，調三千飛騎，追趕殿下；你明日五更，把左哨疾病衰老懦弱不堪的，點三千與他去。周紀領令。次早五更，殷雷二將等發兵符，周紀下教場，令左哨點三千飛騎，發與殷雷二將領去。二將觀之，皆老弱不堪疾病之卒；又不敢違令，只得領人馬出南門而去。一聲炮響，催動三軍；那老弱疾病之兵，如何行得快？急得二將沒奈何，隨軍征進。有詩爲證：

三千飛騎出朝歌，  
吶喊搖旗播鼓鑼；  
隊伍不齊叫難走，  
行人拍手笑呵呵。

不言殷破敗雷開追趕殿下，且言方弼方相保二位殿下，行了一二日，方弼與弟言曰：我和你保二位殿下，反出朝歌，囊篋空虛，路費毫無，如何是好？雖然黃老爺賜有玉玦，

你我如何能用？倘有人盤詰，反爲不便。來此正是東南二路，你我指引二位殿下前往；我兄弟再投他處，方可兩全。方相曰：此言極是。方弼請二位殿下說曰：臣有一言，啟二位千歲，臣等乃一勇之夫，秉性愚鹵，昨見殿下負此冤苦，一時性起，反了朝歌，併不曾想到路途遙遠，盤費全無，今欲將黃將軍所留玉玦，賣貨使用，又恐盤詰出來，反爲不便。況逃災避禍，須要隱藏些方是。適纔臣想一法，須分路各自潛藏，方保萬全。望二位千歲詳察，非臣不能終始。殷郊曰：將軍之言極當，但我兄弟幼小，行不知去路，奈何？方弼曰：這一條路往東魯，這一條路往南都，俱是大路，人烟湊集，可以長行。殷郊曰：既然如此，二位將軍不知往何方去？何時再能重會也？方弼曰：臣此去，不管那鎮諸侯處，暫且安身，候殿下借兵進朝歌時，臣自來投拜殿下，以作前驅耳。四人各各洒淚而別。不表。方弼方相別殿下投小路而去。且說殷郊對殷洪曰：兄弟你投那一路去？殷洪曰：但憑哥哥。殷郊曰：我往東魯，你往南都，我見外翁哭訴這場冤苦，舅爺必定調兵。我差官知會你，你或借數萬之師，齊伐朝歌，擒拿妲己，爲母親報仇，此事不可忘了。殷洪垂淚點頭道：哥哥從此一別，不知何日再會？兄弟二人放聲大哭，執手難分。有詩爲證：

旅雁分飛實可傷，  
兄南弟北苦參商；  
思親痛有千行淚，  
失路愁添萬結腸。

橫笛幾聲催暮靄，孤雲一片逐滄浪；誰知國破人離散，方信傾城在女娘。

話說殷洪上路，淚不能乾，悽悽慘慘，愁懷萬縷。況殿下年紀幼小，身居宮闈，那曉得跋涉長途？且行且止，後絆前思，腹內又飢。你想那殿下深居宮中，思衣則綾錦，思食則珍饈，那裏會求乞於人？見一村舍人家，大小俱在那裏吃飯，殿下走到跟前，便叫那飯與孤家用。衆人看見殿下身著紅衣，相貌非凡，忙起身曰：「請坐有飯。」忙取飯放在桌上。殷洪吃了，起身謝曰：「承飯有擾，不知何時還報你們？」鄉人曰：「小哥那裏去？貴處上姓？」殷洪曰：「吾非別人，紂王之子，殷洪是也。如今往南都見鄂崇禹。那些人聽是殿下，忙叩首在地，口稱千歲！小民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殿下曰：「此處可是往南都去的路？」鄉民曰：「這是大路。殿下離莊村往前趨行，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大抵殿下乃深宮嬌養，那裏會走路？此時來到前不巴村，後不着店，無處可歇，心下着慌；又行二三里，只見松陰密雜，道路分明，見一座古廟，殿下大喜，一逕奔至前面，見廟門一匾，上書軒轅廟。殿下進廟，拜倒在地，言曰：軒轅聖主，制度衣裳，禮樂冠冕，日中爲市，乃上古之聖君也。殷洪乃成湯三十一代之孫，紂王之子。今父王無道，殺子誅妻，殷洪逃難，借聖帝廟宇，安宿一夜，明日早行。望聖帝護佑，若得寸土安身，殷洪自當重修廟宇，再換金身。」此時殿下

一路行來，身體困倦，聖座下和衣睡倒不表。且言殷郊望東魯大道一路行來，日色將暮，只走了四五十里，只見一府第，上書太師府。殷郊想：此處乃是宦門，可以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殿下曰：裏邊有人否？問了一聲，見裏邊無人答應。殿下只得又進一層門，只聽得裏面有人長嘆作詩曰：

幾年待罪掌絲綸，一片丹心豈自溷？  
輔弼有心知爲國，堅持無地向私人。

孰知妖孽生宮室，致使黎民化鬼燐；  
可惜野臣心魏闕，乞靈無計叩楓宸！

話說殿下聽得裏面作詩，殷郊復問曰：裏面有人麼？裏面聽有人聲，問曰：是誰？天色已晚，黑影之中，看得不甚分明。殷郊曰：我是過路投親，天色晚了，借府上一宿，明日早行。那裏面老者問曰：你聲音好像朝歌人。殷郊答曰：正是。老者問曰：你在鄉在城？殿下曰：在城。你既在城，請進來問你一聲。殿下向前一看，呀！原來是老丞相商容。見殷郊下拜曰：殿下何事到此？老臣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商容又曰：殿下乃國之儲貳，豈有獨行至此？必國有不祥之兆，請殿下坐了，老臣聽說詳細。殷郊流淚，把紂王殺子誅妻事故，細說一遍。商容頓足大叫曰：孰知昏君這等暴橫，絕滅人倫！三綱盡失！我老臣雖是身在林泉，心懷魏闕，豈知平地風波，生此異事。娘娘竟遭慘死，二位殿下流離塗炭，百官爲

何錯口結舌，不犯顏極諫，致令朝政顛倒。殿下放心待老臣同進朝歌，直諫天子，改弦易轍，以救禍亂。卽喚左右分付整治酒席，款待殿下。候明日修本，不言殷郊在商容府內，且言殷雷二將領兵追趕二位殿下。雖有人馬三千，俱是老弱不堪的。一日止行三十里，不能遠走。行了三日，走上百里遠近。一日來到三义路口，雷開曰：長兄且把人馬安在此處，你領五十名精壯士卒，我領五十名精壯士卒，分頭追趕。你往東魯，我往南都。殷破敗曰：此言甚善；不然，日同老弱之卒，行走不上二三十里，如何趕得上？終是誤事。雷開曰：如長兄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吾；若是我先趕着回來，也在此等兄。殷破敗曰：說得有理。二人將些老弱兵卒屯筓在此，另各領年壯士卒五十名，分頭趕來。不知二位殿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紂王無道，殺妻誅子，固是戕忍；但是當時文武衆官，不齊去保救，齊去極諫，成就紂惡貫盈。然大臣者，能主持國政，扶危定傾，天下事孰有大如國母儲貳者乎？其他亦無足論。比干箕子微子諸賢，置之若罔聞乎？其然豈其然乎？

又評：今人號方相爲馱子，今觀其負氣忠義，做事個儻，有多少慷慨激烈處；只分路一節，大有智識，如何有此綽號？還是今人不如古人，而昧心反言之乎？亦是

今人勝如古人而笑之乎？試清夜自捫其心。





梁任公白話文鈔

全書一冊 定價七角

全書前半  
爲淺近之  
文言，後  
半爲純粹  
之白話，  
多民九以  
後之作品  
。排印精  
良，校勘  
審慎，最  
便閱者。

胡適之白話文鈔

全書一冊 定價七角

全書凡選文  
三十五首，  
除先母行述  
外，均屬白  
話體。胡氏  
爲文學革命  
之先鋒，其  
作品早有定  
評。本選尤  
其較純粹者  
，短篇居多  
，初學極易  
做法。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簫 笛 新 譜

鄭 觀 文 編

全書洋裝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我國音樂向不講求凡調俗套鮮有良法是譜專講求簫笛之原理及練習之方法凡學簫笛者得此新譜自能宮商協奏運化入神並附曲調說明吹法誠簫笛聲中之良譜也

京 調 風 琴 譜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8832B

